

李氏坐房文集

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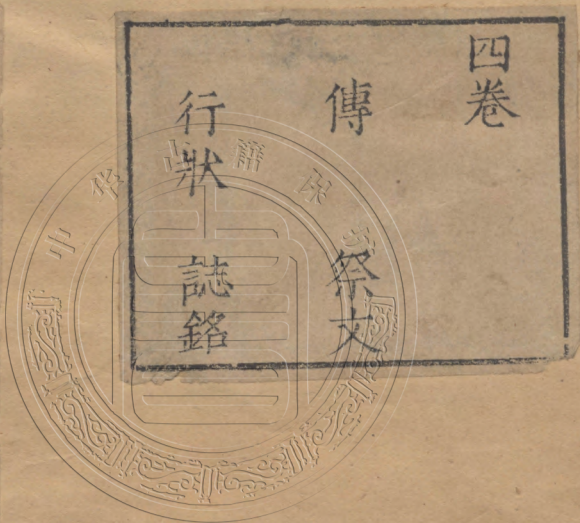
四卷

傳

行狀

誌銘

祭文



07281

李氏山房集 傳類

俠士傳



西鳴岐東平人徙居滌陽初鳴岐有事逮東平
獄守訊之不伏三木囊其脛時太署蒸之日中
苦甚鄉大夫梁公穀謁郡守望而憫之曰不識
若人作何狀刑在日中不堪也守佯應之曰便
解大夫出顧謂從者曰姑徙之陰地當自辯也
不問其姓而去後七年梁大夫遷為東藩長史
踞傲監司監司怒使人伺之令舍人愬長史擅

李氏山房集

傳一

造兵甲蠱惑親王當錄大辟盡收其從者靡靡
莫敢辯也鳴岐聞之不告妻子潛行至東平曰
是酬恩時也不濟繼之以死乃自縛頸詣捕者
首曰是監造兵甲者毋苦他人為也吏疑其詐
榜笞數千鳴岐從容言曰造兵仗儀衛事也事
在有司長史不得連坐吏藝之火膏出如汗體
無完膚鳴岐不顧而言如初吏詰之曰爾非受
直抵罪死在瞬息其誰享之鳴岐顧同逮者曰
若屬等仰給長史靡靡不言不及喪家狗彘纍

依主也予即不白乃事長史無辜逮死恐傷明
公之察耳不納飲食者七日候息如縷同逮者
莫知其由長史大駭之時大寒夜使人賄監者
持狐裘覆之檻上既蘇始覺且遺之金十斤曰
爾自揀便宜爲之鳴岐叱曰吾命金裘可易耶
速持還惟有死死當力辨也監司按之無狀竟
解長史獄鳴岐出不見長史夜逃去長史使人
跡之及濮陽曰謝公何故同逮長史也鳴岐大
罵曰人固有相似者吾與爾何屬也出此言又
之曰長史曾出一言揀我故我以一身保全汝
家耳終身不赴東平後以予連坐竟死獄中贊
曰古人一飯必報荆軻爲燕丹報秦感一時也
貫高白張敖不反篤世恩也一言揀之一身報
之勞而不德逃且匿名終身僑居貧窶不悔焉
雖古之俠士何以踰此人言魯衛之間多豪傑
信然哉氣節凜凜讀之令人淚下他勿論也

石珠傳

諺云一毛不拔人情也雖公事徵發必捶楚而

後集故富者益吝見利真耳如亳州石珠因本
州奏辯徽府強占民田時劉瑾擅權徽府通賄
知州劉寧與指揮潘雄同被逮連坐趙倫等二
十一人俱下獄死劉惶懼計不知所出以素清
介無賄可贖珠乃不吝二千金球之得解後因
儒學久乏科第珠復捐金一百兩贖開新路是
年薛蕙果中甲第後雖同石璽敗事殺喻不相
掩也珠本細民書此以表親上事長之義且令
鄙夫有愧色爾史稱游俠溫良泛愛振貧拯急
謙退不伐有絕異之姿珠近之矣

李氏山房集信

傳三

侯來保傳

侯來保故禮部尚書陳公迪僕人也公洪武初
以雲南布政徵爲禮部尚書同受顧命 成祖
靖難之初命公草詔諭天下公抗節不從先收
其子丹山等六人磔之公益不遜遂被極刑并
棄於市盡沒其產其第五子 新產一男纔

數日乳母裹綿藏之廁中曰兒勿啼啼則陳氏
絕矣及沒產諸衆窮索兒果不啼至夜乳母同

彼男越垣抱出入房摸壁上有一畫曰持此可
爲兒長成時作證矣及覽之乃陳公肖像也乳
母亦匿名逃之他縣去比時來保毀其面目著
縑縷衣如乞丐極貧人狀行乞市間持枯枝敝
簾掃於道上稍稍近諸屍傍妨犬噬也夜則漸
敷之土乘間盜屍瘞之城下計數月瘞乃盡及
相城東麻姑山西碧泉山下計家圩有空隙地
續移葬於此歲時伏臘夜持漿祭之人不知也
後數年乳母所抱孤兒五歲矣偶爲鄰人詰奏

李氏山房集信

傳四

并乳母之子克戍山東登州衛孤兒名德明德
明生安安生善善生鼎中乙丑進士授給事中
劾逆瑾免歸起官至應天府尹鼎生其餘其學
聯第鄉科其學舉壬辰進士授御史巡揚州
政拜其墓其文云 高皇開天順元植素簡受
顧命值厥艱步身家然許方練同誤我高祖存
恩貸曰戍撫寧而登流離飄附辛酸及骨尋亦
物故遺我曾祖締躬攸字我祖克承爰有我父
進士起家京兆門戶維季及叔科貢曳組僉願

然曰忠烈裔甫暨孫五行書香相將仲兄逮孫
雙薦於鄉孫復似之黃甲之芳天定於世吾人
何良篤斯聞右世德靡爽我父司諫憤時撓捨
嬰鱗逆䟽讒就禍傾醫候喘息危從九京凶帳
三月 恩編戶氓十年 詔起身殲尾賴僉願

然曰世濟厥身靖難盡心有錄附名裔孫某亦
剛鯁有聲猥孫弱脊忝所生鐵豸在冠冰競
竊盟西村家範靖獻世程粵若勲樹河山并垂
璽銷海岱羯遁滇池迺蠲迺通迺讞迺疑斟酌

李氏山房集信

傳五

元氣泰階春熙厥惟文章忠孝節義 萬壽一

表 高皇賞異衣帶辭芒鬼神見忌餘音琅琅

凜有生氣凡在古人靡不可師矧爲之前來許
者誰凡在士人靡不追咨矧爲之後忍替孝思
瞻有遺容尚然半幅丰髯古勁袍金帶王高祖
携將世傳跽酋孫每儼拜洋如孔肅箇中儀刑
本來面目嗚呼碧山維墓石塘之冲高封香骨
半藏在中虎骨私記我高祖功百年古栢亭亭
蟠空豈不寐只于依于宮右蠶維祠讀書故地

式恢式新古冲高士雄文寫真堅珉映紫浩然
堂深廟貌不死維時馨香于時止止記憶我父
嘗遣告儀料理不果孫忒嗣維展期何許我心
則馳嗚呼麻姑之西山誰村也牟子之東雲孤
根也海眼江豚勿吐吞也侑脩孝告遥思存也
來哉揄蠻言有孫也願言相之世勿諼也後其
學官至兵部侍郎總督陝西三邊先是成化間
御史虞守愚始建陳公祠郡庠之左嘉靖甲午
閩人李默私謚公爲靖獻有司春秋隨文廟例
祀之嗚呼收陳氏骨者侯來保也存陳氏嗣者
乳母母子也祠側當錄其名郡志略而不載惜
哉丙寅余謫倅宣州聞土人頗悉其事因作傳
云

邵宗器孝廉傳

宗器名璋姓邵氏世爲朝城人居邑城之南郭
自號南泉居士少從學於同邑御史王虛翁以
父事之常佐翁理家政及歲強仕翁尚呼其名
而應之如響翁亦遣其次子察言從學宗器舉

庚子鄉試察言亦舉己酉且中癸丑陳謹榜進
士事宗器亦如宗器事翁禮每事必請而後行
宗器畧不假借各相安也宗器天性純謹動遵
禮法與人不作嬉戲而和易可親又非不近人
情者嘗赴試禮闈同行李貢士本色目苗裔不
食豚肉衆不樂同爨舍宗器獨與之處數月亦
不食豚了不介意人或難之事繼母以孝聞其
父某年八十餘病瘡痢甚篤宗器夜卧牀下數
十起必親扶持終月不倦復爲之滌滌潛嘗其

李氏房案信

傳二

糞苦喜曰父尚無恙也竟不令人知父尋起後
五年而終居喪三年日服斬衰杜門不出惟朝
夕酌奠永夜悲號而已提學袁公聞而扁其門
曰孝子里宗器辭謝移其扁於他所曰方抱終
天之恨而名之違恤哉居家嚴毅勤敏教子弟
以身率之其子義亦中丙午鄉試宗器以年踰
知命累試春官不第始謁選授西平縣尹過鄉
邑告行於虛翁曰古之仕者退燕室不焚公燭
作私書不用官紙其當以此自勵也及任復誓

曰敢有不愛百姓不敬僚友俸祿之外輒求羨
餘里甲之財忍爲費用明有人非幽甘神譴遂
却公宴辭常例公用什物雖燭薪殊無菜果之
類一切裁革或公出途中持數錢易市餅飲水
而已旬月之內可省千金每訟令自拘和者亦
聽里有微會先諭而緩比之其流亡者招其復
業授之券復役三年且令懇荒田給之牛具子
種一時歸集者如堵西平刁敝小邑而衝繁十
倍於他縣驛徃來惟據關派給不加織毫雖

李正房集信

傳八

按部監司亦不曲爲供辦各相諒也其在官屬
滑桀吏胥知其出於至誠愛民亦不忍欺莅任
纔五閱月百姓呼爲召父再生居無何進士吳
姓者亦赴他縣尹道經邑中索夫馬甚急宗器
方病遣吏報曰徐處可待也進士笞其吏宗器
力疾徃白之進士窘辱宗器不任其忿忽閉目
哽咽厥於座上遂不採民吏以下數十百人遮
進士不得行監司奏以威力逼人遂免其官云
府太守以上諸監司憐而哀之各處棺斂葬具

及長夫白鏹數百兩其子義聞計赴卒所謝監
司曰助喪出諸公義舉豈敢拒長者之賜而棺
歛成禮之外皆贏餘也受之非父本志竟辭歸
監司復遣吏饋其家亦竟不受監司遂以前所
不受金移文山東令有司造孝廉坊仍立祠於
本縣縣人歲時奉祀其大漸之前二日偶有歸
志自書曰希聖希賢徒瑣瑣爲人僕豈堪理人
情不盡黎民哭金石焉可踰世事多反復何如
歸去來猶存樂松菊今指以爲讖焉北山逸史

李氏出處集信

傳九

曰余與宗器少友善嘗候其容止謂人曰吾國
有顏子殆邵生之謂矣嘗見事親孝處衆和落
鬼數十年喜怒不形於色榮辱不加乎其心立
身錚錚如百煉堅鋼豈爲他人瞬息齟齬輒動
氣乃殲其生命必無之理也豈脩短有數適當
其會抑病起氣息不平偶如蹶者趨者而反動
其心耶昔吳季子以劔贈徐君之子徐君之子
以非父命卻之古今以爲美談若義亦可謂善
繼其志矣乃系之詩曰於惟邵生秉心純一忠

信篤敬可貫金石父疾既危言噬其矢執喪三年未嘗見齒曳勉強仕曰惟暮年誰云在得不食一錢安集流亡逋負乃來未遑暮月財阜民懷嗟彼循良天奪之速衣德紹聞事皆實錄表宅建祠曷謂不祿樹之清風永以扇俗

周宗元獨行傳

宗元名仁姓周氏濮陽人別號虹川居家貧甚性倔僵負氣不欲下人好讀古書為郡庠弟子員郡有大議必力言不佞素善繪事可媿姑蘇

謝時臣尤工蘭竹諸菜絕冠一時亦不輕以贈人或既贈而復取之謂其人不足贈也以故與俗里之家多相牴牾余過臨清時同年友周萊峰為水部郎督磚廠訪庠序中能書畫之士余以宗元對乃遣人要之去萊峰高其行以同姓兄事之謂宗元曰廠中多富商可容一見捐素絹數幅足充囊篋也宗元辭以來為公不為利地受公之禮遇足矣竟不見諸商萊峰賦詩為別乘傳而歸其處人事有不可必正言相規不

計喜怒有友嘗濟其貧者妾亡而妻存以妾有子成立欲以妻禮舉葬集諸生作朝暮臨奠請宗元主其事宗元却之曰後將以何禮待其妻也友人令其子跪懇之拂衣而去嘗同友人自外趨郡城夜門閉不得入宿於道觀餒甚友人屬道人作飯具偶乏米穀道人曰尚餘數雞卵以待東隣施主至可借用之友人熟而啖之宗元竟不食終夜而餓謂彼爲施主設也又偶於途中見婦女泰山進香火負信馬握衣露體路

拜口呼聖號歸大怒謂其妻曰爾輩無耻何所不至妻不知其由亦不敢問使其子出訊之乃知爲怒所見也其次子既長未配來謀於余曰鄰有女欲爲次子求婚而相見簪珥之具未辦柰何余以數金付之不謝而去後三月過余曰前婚事未成持此復還君爾余笑曰汝前不謝者知其有今日也仍付去不得已而受之尋風兩廬舍蹋毀露居樹下余爲葺補既完雖木屑草札贏餘者必告而還之後爲曹南素識者招

去居無何以疾歸發篋惟竹楮數紙而已既逝
余賻葬具成禮子可久亦質朴端方如其父爲
余門人北山逸史曰余曩讀劉向新序載黔敖
所食飢者不食嗟來之食終餓而死未嘗不苦
其節而鄙其量也即周子充類至義之盡可同
日而語矣但其忠告正色家雖屢空而辭受取
予之間一介不苟可以激貪可以起懦愧世之
脂韋依倚靡所白黑者夫水聚而爲澤流而爲
川聚則澄瑩以自潔流則灌溉而及物使此子
得行其志則剛方正直之氣可建磊落不拔之
業骭髀骨鯁之質可效王臣蹇蹇之忠必其自
樹有足觀者惜乎窮困以死傳曰志士不忘在
溝壑然哉

富瞽傳

瞽姓劉氏名滋字德潤世爲濮陽人初年二十
餘爲郡庠生常患目疾家貧不能召醫僅有下
田二十餘畝歲大旱不遑自度且素貸親屬沈
氏菽粟索償甚急輒自嘆曰與其苦楚以終身

無寧溫飽於旦夕而死與其瞑死於溝壑無寧死於道路也乃盡鬻其田既償沈氏餘藏諸身纔十金耳濮陽古郡多鹹鹵之地可煮鹽里中以旱罷農悉煮鹽貿易揀其飢故鹽賤十倍劉乃盡輸所藏易之鹽數萬餘以茅覆之次年大水郡內乏鹽劉出所貯貨諸市人爭贖取獲利千倍計有數百餘金目盡盲矣劉曰大旱之後必有大水大水之後歲將稔矣北方以麥爲生命秋不能種必藉於春春麥別有一種惟河南

歲登之處有之乃募鹿角車傭數十兩携所貯策蹇驢隨其後詣麥賤所得善價而糴載藏之家及春郡人求春種不得劉稍出一二厚價競糴甚至一石值一金得息殆千金矣是歲大熟劉曰勞而有功不如坐致富今歲熟穀賤兩稅并征而糴者盈市乃就郡中糴貯數千石有苦其賤不欲糴願請貸出息者雖十倍亦聽劉發金貸之人不過一斤爲易償也及償止索息六七人人樂其易償爭趨請貸遂出所積粟並

錢鏞不擇良善強梁驚悍倚勢頑鈍無耻之家
但有田產悉貸去市人曰瞽誤矣此輩豈償人
者劉曰得之人者人亦得之奚不可者置之不
問乃訪閭巷滑稽隱忍疲壘殘疾任俠惡少男
婦之屬咸畜之家又選能書訟善吐談捷給健
步者結爲心腹且不恡千金通好於同郡李司
徒父子以女媁其弟歲時供應如常候索償之
期以任俠惡少迫其善良以疲壘殘疾坐頑鈍
無耻之家以滑稽隱忍者躡強梁驚悍倚勢凌

人之後遇有宴會稠衆之中令其柔聲哀懇或
不勝其怒則持針刺面血出淋漓仰卧其側以
辱之或閉戶或出亡以惡婦女直闖其內妻子
不能當也或不堪而訟之官彼令健步者趨司
徒告急善書訟者赴監司投詞能吐談者硬證
詞未發而書先至矣事以必勝爲主如此二十
餘年田連阡陌家累數萬金矣乃構樓以錢實
其半金鑄之錠各四十餘金以磁甃盛之覆板
自寢食其上郡中士類願稱貸者劉請一見既

見援手聽其聲即給去多寡不一其給多者劉私語人曰此非尋常人竟不償其入後果顯既有巨盜韓氏使賊衆五十餘越城劫其家韓立於城上待之賊執劉劉曰讐乎財乎曰財耳劉指板下曰任爾自取賊見大錠爭趨奪人僅携其一二引滿而去劉告家人急匿賊將復至矣人疑其畏甚衆賊既登城韓曰殺乎曰未曰爾輩無嚙類矣乘此疾趨追殺之既至不得韓下城馳騎携六錠而逃劉白之官官使人跡之諸

李氏山房集信

傳五

賊盡獲財亦俱在獨失韓所携去者或問曰賊既去而公疑其復來財既失而曰復還何也曰大錠不能斧鑿分處必埋之地群聚而監守其勢必爭賊趨利不遑慮及恐有心計者知其易犯又畏吾在而事易發故既去而知復來索我既犯則大錠固在也年七十三而終其子孫多故二三歲之間僅有存者其後有房滿者父胤宗中鄉試未仕蚤死母妻俱大族房少無依家貧讀書不就告諸親族無一濟者田僅數十畝

亦鬻六七金嘆曰此物坐食數月可盡柰何亦
召鹿角車工三兩自拽其一赴山西鐵冶場販
釜鬲鑪鍬之貨過潞城潞城李大尹爲房姑丈
衆車工曰爾可入見大則周以金帛次亦可助
一騎代足力也房曰吾若乘駟馬車輕裘博帶
彼將郊迎而叙親故今若此即不譴呵亦將憐
而嗟之吾死不受人憐也竟至冶場車貨而歸
三倍其利如此行貨者三家積殆百金矣復將
出行其母妻攀衣而號曰汝本儒流何苦至此

寧守簞瓢以終歲也房遂止以金贖田二百畝
躬親稼事自食其力積產可值千金雖族屬誓
不與之往來北山逸史曰世有目如飢鷹口比
懸河足追迅風技巧爲鬼爲蜮者終歲貧窶瞽
氏瞑目坐致數萬豈非神乎及考陶朱公曰善
治產者知人而任時不責於人據瞽氏作用亦
略相似豈營業儒而聞其言抑天姿之暗合與
又陶朱師事辛計然計然曰知闔則修備時用
則知物陶朱以其半治國半施之家計然實濼

上人豈曠千載相感而興起者乎觀其察時賈利如取諸掌料事任人不爽毫髮近乎智輕施樂予收養榮獨無賴近乎仁鼓舞諸衆以必勝爲主近乎勇竊聖人之道以奸其富其市井之雄乎若房氏挺身自樹量力而止有不責於人之義亦貧之雋也傳曰無財作力少有鬪智既饒爭時此皆不屬之天致之在我耳今章甫之士既無長業不攻所事而好食悅色遊覽嬉戲作月旦評以長短人至飢餓不出門戶則自怨曰天實爲之嗟嗟天何罪耶

李氏山房集信

傳十

馮定州傳

余讀伯夷傳因悲太史公砥礪脩行邁時懼禍不無所怨尤何其不廣也今見同郡馮生珊死又未嘗不虞天道之無知也馮生祖宗龍豐髯大頰相貌魁梧性復耿介寡合一介不苟取與終日危坐不言不笑雖妻子亦鮮近之舉正德丁卯科鄉書初授應城縣尹有聲擢湖州府判解糧如京往事糧長合湊奇羨千餘金佐費公

悉辭去不應既以所解輸太倉糧戶金不如數即以餘金代補之事既竣以廉聞行間復拜定州守糧戶辭還啓曰前代補金公公費物至府當追償無後也公叱去及返鄉廬冬月寒甚尚衣木棉裕布重而且薄人爲不堪曰胡不著湖紬絮公曰吾不知有湖紬絮也後府吏追糧戶所代金賚至其家亦不受吏還途中携之逃其定州官屬候迓者悉遣歸隨跨蹇驢覆斗笠令蒼頭一人負冠履尾其後既抵任投寺中命僧

持檄貽郡吏始知其爲郡守也諸凡官屬在途所措不理事燭之了了咸正其罪吏民畏之如神明定本兩京大道衝繁十倍公於驛傳供應類擬減削諸所來往稱不便監司諭之至再不聽會改置隆慶守隆慶窮荒邊徼之郡有司往往顧畏羗胡出牧多不赴者即赴又苦負約厚責之民民不堪命公慨然赴之一無所徵取日飯糲襦飲水而已有訟則使和解甚之泣相戒勉且飭境內村堡聯絡什伍相望山曠四圍多

植棘棗荆榛寇至便匿二年無甚殘殺者百姓親之真如嬰兒之戀母也尋坐老疾落職竟不持一筐歸老幼婦女號泣送至居庸關幾千人郡祀名宦見孫太史宣府志既歸田持畚鍤躬耕東郭老妻携子世清爲餉初世清幼讀書不稱公意重杖之幾死遂廢學復教孫珊與瑚學欲成章駸駸有望也衆皆曰高賢不達於時必昌厥後是在二孫子矣久之公卒世清貧不自給二子各設館爲人教子弟土風無重館者

李氏山房集信

傳五

窘甚珊病且死不能具棺余助葬之邇有郡牧見利如餒虎捕肉不避銓鎖屠人肝腦家累數萬金其子復陟顯科彼教教林下美其衣其其食舞女歌童擁藉左右自謂羲皇上人其視馮公孰多耶昔范滂戒其子曰教爾爲惡惡不可爲教爾爲善我不爲惡吾於馮生之亡而嘆爲善者懼其天道之無知耶噫此未定之天也彼徒見夷齊餓死於首陽而不知齊景公以千駟而啓篡弒之端也彼徒見顏子之終於簞瓢陋

巷而不知石崇以守財而死奴婢之手也又徒見張湯酷吏而有令子而不知牛車之禍祗足以自殺其軀也又徒見房杜之後乞丐於市而不知章惇之子孫不認以爲祖考墳墓人心至公自不能爲親諱也嗚呼小肯不累大德大慙不受輕禍故人之所惡天必憎之始之所缺終必厚之若以未定之天而概至當之論誤矣吾於馮公乎又何憾焉

釋悟窮傳

李氏山房集

傳三

余翻釋藏高僧傳見所稱頌齊梁以來比丘之士多以綜覽群史爲才賢記誦佛經爲戒行呼呵神鬼爲奇絕建造浮屠爲功德至唐貞觀先天之初公卿縉紳競相崇尚未嘗不嘆作者之誤也佛氏以無爲宗以懸解圓照爲慧不在言語文字之末故自達磨附之慧可可付燦燦付道信信付弘忍率用此法忍知禪法漸墜權令偈語各言其志以探厥所藏而神秀之徒大露鋒穎於瑩廡之間卒之受衣鉢者嶺南抱石而

春之蠻獠也自南北二宗相煽爲教甘苦之相
傾久矣達磨之法安在哉吾郡有悟窮者名宗
世爲觀城人土木形骸迂頑沉鬱了不識一字
僅能口誦金剛心經一二卷而淳謹敦信其中
不可測也幼事鐵佛寺住持元明度爲弟子二
十六七歲時南遊晉宋荆楚關陝黃河之間供
薪水之役求師不得居考城者十年正德辛未
時有流寇之變復還郡中之圓覺寺後依城北
之馬氏家引見先大夫雙泉公因廬其居復十

李氏山房集信

傳三

有五年後徙張太常南園又十年今一百有八
歲矣壯如蒼松怪石行止不藉錫杖其耳目聰
明如少壯人初騷諸無所知邇頗諳事了了居
常冥然兀坐而已蒸蒸尚未艾也自成童至沒
齒竟無牝牡之交嘗遣人發視窺其底峻已滅
如矣人有扣所養者無一言相証但道不知有
人欲事或曰此渴睡僧也余笑曰冥然兀坐不
知人愆此外更何法門耶達磨面壁更何言說
惜無大善知識者印証真諦發其靈慧使窮多

羅之秘奏得以演曹溪之派耳世徒以色相求之此真僧之不多見也又嘉靖初年有遊僧至圓覺寺病卧天王殿中住持詢其里居但道爲朝城人有致羨飣者稍稍飲食之無何夜半諸致羨飣之家聞老僧及門辭去曉視之已化身矣見鼻下垂珠如筋長二三尺餘體屹屹如山峙冰凝數日不覺形穢好事者歛葬之城南此皆余所覩記者夫世豈無真僧哉識之難耳

右史黃梅翁傳

李氏山房集信

傳三

余自結髮覩記先輩其忠信篤敬老而不倦者惟黃右史云右史名紳姓黃氏字朝榮別號梅峰濼州人也其父瑄初爲登州人右史弱冠時體寢多疾且夢遺不禁或教之曰必卧柳叵羅中三載乃可盖欲形曲而氣不泄也右史即如其言一年而愈其賦性堅定類如此時則有華容劉東山公巡撫山東抵濼試諸生獨愛右史器宇老成文思清遠刮目待之曰匪直爲功名士也尋舉鄉書得高第每赴試如京館東山公

官舍後東山公爲大司馬有叅將吳姓者托爲
謀見因要右史過其家出金玉器聽其擇取右
史逃去曰劉公其謂我何遂辭出居旅舍中偶
喪所資十餘金從者請索之同舍客右史曰索
之不得與索而得之均失客也古人有得之不
認爲已物者是賣名也焉知非爾輩攘之乎姑
舍之後數上春官不第始謁選授扶溝縣尹以
能幹調繁臨淮會淮水決城邑居民漂沒殆盡
右史督民敷土墊置稍稍安集居無何以憂還

李氏山房集傳

傳三二

再補臨汾陟順天別駕同知池州大同二府大
同尹別駕有異術能召將立至大同太守王公
允脩親屬爲容城令者在縣失印遣吏馳至求
謀於王王知尹有術懇而決之神神報失印所
覓之即得他日春夜尹詣右史官解對酌家僮
睡熟無佐酒者尹呼門神至爲右史斟右史有
畏色尹遣神去曰吾曩欲傳此術所遇皆非其
人獨公忠信篤敬可對天地而交神明第膽小
耳柰何吾恐有天譴也大同 代藩慕其賢奏

乞爲右史在藩勸王進學脩行戒諸宗室十五年間未聞有違懿訓者藩主特表再上累進三品服乃致仕歸藩主出幼子松哥送之曰此兒爾目所成立者忍棄我耶妃嬪郡主以下各賜金幣一時榮之時年幾八十矣既鄉居謁親識無老少貴賤必徒步造門拜牒必親書其名有酒饌援之即止郡守何公少年負氣人也敬之如師保爲樹坊於宅里焉炎夏盛服危坐了無惰容有人爲揮扇者徐徐止之因指其體曰勿

李氏山房集信

傳五

使此物得慣也冬日坐厨中諸兒遺穢種種不令滌除有以灰灑其面者則笑曰可令爾母撻之歷官四五十年田不滿數區門室傾塌久之不理或勸之曰可令兒輩葺繕爲觀望也右史曰吾老矣待渠自爲之寧能長爲之慮耶右史平生無毫髮欺人喜怒不形於色事無大小輕重不敢有慢雖在暗室屋漏之中亦不道人過失若有鬼神在傍者數歷郡縣平易近民雖無赫赫之聲而民皆愛戴之如父母族多貧窶不

肖之子咸爲婚嫁賴以舉火甚有抵門毀詈者置之不問行年九十耳目聰明猶夫壯時偶以手小指痛召其子與齡頴齡至曰謹備之吾將終矣沐浴更衣靜坐一言不及家事翌日而卒先期自撰墓志文君子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昔衛武公九十脩德人稱以爲睿聖至於右史近之矣

會友傳

嘉靖庚寅辛卯間郡中諸名士約舉文會會有

李氏山房集信

傳三五

東西二館東則杜思謙侃思觀偉呂蓋卿調鶴和卿調梅各兄弟倪秀卿宗嵩馮願立魯士宋魚伯鰲劉唐卿堯臣許伯玉玠九人西則張子升登高宋南熙德亨董振夫自立石才卿棟陳汝忠嘉言龔性之秉德葉性良臣七人極一時之選也余叅乎二會之間思謙伯玉性謹愿淺急魚伯唐卿振夫多機警南熙才卿性良狷介之士也若思觀及二呂秀卿馮陳倜儻不羈流連聲色麴米之歡如醢雞之戀糟粕也故東會

有其名而已余在東會中年最少矍甚秀卿素
豐體多力嘗見余睡熟以一手舉之高數尺戲
而呼曰醒醒蓋輕之也西會子升才卿極力問
學余勉強從事性之惟良從學於子升俱不敢
不勉也獨汝忠性頗踈宕然亦能屬文每值課
業之期風雨必赴文稿量材筆正有見必吐無
相軒輊也若魚伯有作自颺言誦之令人稱羨
始快耳故子升性之同舉進士爲名御史余亦
濫竽甲榜爲符臺下大夫才卿伯玉魚伯惟良

李氏岩房集信

傳五十六

各薦鄉書思觀和卿願立汝忠各以歲貢爲郡
邑博士秀卿唐卿止貢士不祿南熙蓋卿振夫
竟以諸生廢業迄今上下四十年間登鬼錄者
十之九然皆不滿七旬惟汝忠與余在亦皆踰
六登七駸駸稱翁矣歷觀諸子功名判乎人力
之勤惰壽命存乎德性之緩急人品定於心術
之大小其應也如響其明也如日其信也如四
時焉可誣哉初汝忠家貧而好博一擲數十金
不恡與人人有賙給者亦不甚德之家無石儲

之積門多索償之主而終日飲酒陶陶如也有
晉人之風焉余鄉舉後伯玉尚爲諸生日與交
遊約爲婚姻伯玉每以過見讓余待之尤謹甚
有叱名欲唾其面時飲笑而已性之舉進士以
病在告余方下第同里巷出入其門爲之調藥
客有笑余不耻者余曰知有性之不知有進士
也余既舉進士在京邸而秀卿方以歲貢赴禮
部病死客舍時六月體壞余親爲殯斂買杉木
漆布爲棺仍以麻繳纏甚固防遠道也募鹿角
車載歸約費俸資不下二十金即二三事則汝
忠與余德性之緩急可知矣以前言余與汝忠
在故再申之嗟嗟人生如寄回視與諸子周旋
如昨日也而生死浮沉不啻雲泥况以微眇末
流與草木同枯朽而子孫流落不知其所者類
有之語曰巖穴之士必附青雲以施於後世故
略述其行事後或有世講者出爲之張本云

高伯宗傳

伯宗名岱字伯宗姓高氏世爲楚之京山人中

庚戌唐汝楫榜進士授刑部郎中性耿介朴略
土木形骸於書無所不讀與人寡交聞有名行
之士則舍已從之居家儉甚羞客則不計所費
訥訥若不出口至論時政得失經史典故則應
對如流人雖不敢干以私亦未嘗有拒人之色
至於詼諧博奕又其所長好着故衣冠寮友號
其冠曰玳瑁紗帽言汗髮浸漬黃黑相間也曾
繡曰纓絡補子言決裂覆垂不成文彩也布靴
曰剪絨皂靴言敝碎多續毛縷蒙茸也馬上相

遇若不知爲甲第名流會考察京官人有稱其
老者吏侍馮午山與伯宗同鄉欲壯其貌恐面
告不從秘遣其家人婦詣伯宗宅懇其室人曰
令爾主可易新服防他論也室人不敢告但取
笥中新服置坐側徐徐笑曰舊衣當澣姑易之
可耶再四始首肯之既服出門復入詈其室人
曰若爾太紛華矣似非高伯宗也仍服其舊而
出伯宗素亦有家資服藏在笥者多未試而壞
又非如布被脫粟之詐者然朴略乃其性耳在

省與余同舍每有所撰次必相正而後發聞集
本朝開創因革大事爲鴻猷錄二十卷樵論四
卷楚漢餘談三十餘事文踵嘉祐抑或過之詩
法杜頗多任俠氣又採法家諸說爲刑書他司
有疑獄必就而質之按律折辨如嚮寮友行慶
祖餞之章盡出其手彼亦樂爲之余嘗惜其勞
伯宗不以爲然大司寇鄭澹泉重爲上客薦之
太宰吳默翁默翁曰渠方在考功給由頃當面
余第觀之既見容色若非有懷者銜之而已時

景王出府之德安例當以甲科部屬任長史該
部以其中書名上未下間中書譟默翁之門甚
踞默翁劾免其官乃以伯宗抵之爲其老成無
重辨也余方以東封行同出郭相別曰以公之
才德爲學校宗主必能正風淳俗造士成德惜
也用之小耳伯宗付之一笑後余使還復命

以考察之故謫補亳州伯宗偶寄一書並西曹
集書云觀集中周旋可知其厚薄也苟不死尚
有見面時勿謂我爲匏瓜也無何聞從王在途

次纖毫無所取索既至藩府且戒護衛官屬勿得侵奪民利欲進諫不得命將以假歸而外艱至遂行抵家未幾卒矣年纔五十有七耳嗚呼慟哉先是伯宗兄弟三人俱薦鄉書高第伯宗與仲弟啓後先同舉進士伯宗五十無子啓二子伯宗抱其幼者育爲己子頃殤啓婦稍有怨言尋啓亦病死於京師伯宗恤其孤孀闔門養之後由德安歸伯宗既卒啓婦子與伯宗婦有隙各鬻啓婦謂爲絕產盡欲妝之相爭於官啓

兩李氏山房集信

傳三十一

長子忽死竟不知所終云嗟嗟余自筮仕以來所邁海內名士英敏卓異材藝絕倫者不少至於忠信孝友練達通方如伯宗者鮮見其儔其慨然就藩略無咨怨而勸王迪士雖漢之仲舒韋孟何以加諸一言不合棄官而歸尤人所難據所造邃學偉行矯矯與金石爭堅松筠挺秀顧世無人知者夫益戚矣若夫享年不永絕嗣覆宗天道安在哉

達生道人傳

達生道人素不知憂生故人號爲達生性好讀書健忘既忘不復思時亦有得之不思者於交際甚踈嘗語人曰君踈處我不敢訝我踈處勿相讓也人猶讓其不恭竟不自省官至下大夫坐不謹落職人爲不平彼油油自若也或訊其故曰都已忘之矣著書數十卷隨筆輒錄一字不能記既歸田喪一妻一妾止一子復殤諸不動念乃闢竹園數畝樹花卉亭榭值花月之期

李氏山房集信

傳三十一

約執舊之易合者二三君子不廢遊賞或賦詩彈琴雅歌長嘯或呼妓度新聲播之絃管終日既醕不復問人間事每苦逡巡遇負氣之客則踰垣謝之榜其門曰行樂園年踰六十無子或戒之曰公當蓄精導和凝神積氣勿戀花月斲損性靈後日將無多矣于是始有憂色既而應之曰余藏身於花月非耽此也孔子曰五十而知天命蘧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凡非人之所能爲者命也不當爲而爲則非命

矣彼云知非知所爲非命也蓋亦庶幾乎知命
矣又嘗笑世稱尚平陶潛爲達人尚平薄富貴
而不知生死且欲婚嫁畢而遊五嶽猶所謂東
家食而西家宿也陶潛亦知薄富貴且自祭又
知生死却於五男責其不好紙筆則兒女之關
猶未瑩澈不知命故也彼太虛茫茫兩儀分張
或動或靜以低以昂陽變陰化其神無方大而
天地細而毫芒各爲一物聽其行藏五臟非腹
背不能包繫而腹背非五臟之爲主張四肢非
筋骨不能聯屬而筋骨非四肢之能壽昌萬物
非天地不能覆載而天地非萬物之能存亡何
也人終於百年天地混淪於十二萬餘年惟賦
形之有大小故壽命之脩短因之其困於形拘
於數則均焉是天地且不能自逃其數而能爲
人逃乎哉或曰天地爲萬物父母爾何言之謬
也曰吾有父母則少而鞠養之長而利導之老
而無子則哀憐之吾今乏嗣而天不降德胤我
子孫父母之心顧如是乎嗟嗟虱蟻生於四體

蟻蠓產於醯醋螢火孕於腐草蚋蛆出於積穢
豈皆彼之後身乎故天地之元會一氣之大闔
闔也四時之寒暑一氣之小闔闔也人之生死
一氣之大闔闔也人之朝暮一氣之小闔闔也
未賦於人則一氣在天地既賦於人則人各負
一氣故人亦天地也天地日月四時五行不能
外一氣以成化人之生死朝夕流行坎止不能
外一氣以歸根是氣也何氣也所謂命也以其
無形則謂之理以其無形而有理則謂之太極

以其無終始則謂之一氣以其有窮盡則謂之
數以其施行則謂之命方其命數之未窮也天
不能使日月星辰之藏其光地不能使山川草
木之掩其秀其既窮也天不能使日月之不薄
蝕星辰之不錯落地不能使山川之崩塌草
木之零落天子至貴也可以生人可以殺人
不能自保其長生而不死聖賢至靈也可以安
上可以治下不能自信其得位而行道愚夫愚
婦至賤也可以爲人生可以爲人殺不能斷其

飲食男女之欲由是觀之天地有所不全天子
有所不足聖賢有所不能愚夫愚婦有所有餘
故余嘗以花月自多者此也故曰生非貴之所
能存身非愛之所能厚生非賤之所能夭身非
輕之所能薄有貴之或不能生而生之不由乎
貴者有賤之或不薄而薄之不出乎賤者皆自
生自貴自薄自賤所謂命也數也昔商瞿老而
無子人爲憂之孔子曰瞿非無子者尋瞿生子
人皆以孔子爲聖智非孔子之聖智能令瞿之

李氏山房集

傳語

有子知瞿之命數未窮也嘗見園中大梨一樹
可蓋一畝春日盛華余坐其下仰觀之如白雲
出谷不啻千萬億也其周全方正無一缺者因
嘆曰是豈造化之雕鑿而獨厚乎彼哉彼氣有
餘天風以鼓之地脉以培之耳使吾氣之未衰
數之未窮命之有待也焉知不爲孔子之商瞿
如或不爾則古今之缺乏者豈惟僕哉夫順受
其正命也非人所能爲而爲之逆命也余雖不
逮夫知命之學其於伯王之知非殆庶幾乎言

未竟客有期余花月之遊者旬日不歸家僮報
曰春三月既廿僦子肇生矣衆往賀之不歸已
而曰復殤矣衆往慰之亦不歸道人曰吾且喪
我而違爲渠憂喜哉越明年三子同生旣茁且
慧行將成立矣君子曰或求之而不來或不速
而自至孰主張是哉人能不以憂喜嬰心者則
喜將至矣道人自以爲知命非佞也



祭文類

祭曹公文

我聞江陵之水下荆門龍洲虎渡百靈屯當陽
秀色橫天地駕生我翁如山立聖世逸民山中
良弼賦仲宣之高樓兮探孟嘉之古蹟躋章華
之故臺兮和銅鞮之新拍駕黃鶴於漢陽兮弋
冥鴻於碣石其始也巢由肥遁於唐堯其既也
黃綺闕觀於漢室教子義方登庸通籍待 詔
金馬之門視草玉堂之側授 節西臺之司攬

李氏山房集信

祭一

轡南昌之陌方瓜期之在即兮奠菽水以承歡
秣晝遊之驄馬兮振晨省之斑斕候 鑿書之

溼 恩兮奉鶴髮以彈冠詎知陟岵之望徒勤

投筋之情靡及寸草之念方殷大椿之摧遽至

咫尺江夏竟不能回承治命乃駭聞訃音於俄

頃之間耶嗚呼哀哉翁之棄世兮入無窮之門

駕蒼蜺兮謁雲中之君仙輻邈不可旋兮徒進

拜之紛紛用史巫告虔於靈胄兮鑒予懷於南

浦之江濱禴芳芷兮淪江流燔石蘭兮薦荆璆

望壽宮兮羅厓羞翁其來不來兮使我夷猶其
本楚產庸作楚什媚茲逝者嘉我鄉誼

祭歐陽太夫人告文

代作

嘉靖庚戌之夏某巡歷湖西吾師南野歐陽老
先生抱太夫人之訃南歸舟次清江之澣輒徂
吊焉未遑薦也茲抵吉州始陟其堂輓靈駕而
羞爵者三焉夫人孰不欲榮養其親求無忝於
所生然樹靜而風不停此古人所以終天而抱
恨也吾師階歷宗伯太夫人齒逾八旬榮養足

歐氏山房集信

卷二

矣嗚呼休哉古稱太姒徽音孟母善徙吾師理
學洞極爲世儒宗以其受之母儀者單而畀之
四方薦紳之士從遊其門者如雲由是闡世教
折亂言功社稷庇生民雖周公孟子之業茂是
過矣伊誰之訓哉詩曰孝思不匱永錫爾類方
將慶 天賚之優渥祝諼草以忘憂荷 綸音

之寵洽奉板輿而愛日詎知眉壽竟止於斯耶
嗚呼惟大婺之效靈兮誕茲文母負崧嶽之降
神兮篤生山甫緘紫泥之 宸誥兮受天之祐

躋遐齡忽捐佩兮渺其愁予顧予心之曷其有
底極兮望總帷而延佇嗚呼夫人策玄鸞兮馭
天馬振雲中兮翩翩其來下紛進拜兮羅玉掌
牲其腍潔兮貽予懷之純嘏惟青藍其藉之有
因感葭莩而是用薦者嗚呼哀哉

祭宋東溟文

嗟嗟東溟珪璋之器海嶽之靈鄉書首薦藝苑
蜚聲譬之寶劍久發于劍庶幾一試以辨青萍
云胡強仕之餘遽爾沉冥祗擬燿奎壁之光芒

李氏出集信

卷三

詎知應少微之列星祗擬凌天步之飛黃詎知
終地下而眼青祗擬奮北溟之鵬翼詎知化遼
陽之丁令嗟我友朋頻年不造盖有服官未幾
而少年不祿者矣亦有皓首窮經一藝未售而
殂落燈牕者矣悽目酸心喟然深悼復此哲人
後先同調嗟嗟東溟上之不足下之有餘人生
脩短利鈍豈偶然哉靈其有知當以自解矣其
等葭莩之末香火之情銘旌表贈少罄衷誠惟
靈來格陟降于庭嗚呼哀哉

三節婦祭文

亳州魏夏后令女
及明海秀毛繼妻

嗚呼三婦或生於千載之上或出於貧賤之家
而縉紳守相藝香火而祀之者豈有他哉爲重
綱常以彰風化耳夫婦人從夫貴賤者也有司
爲綱常而枉拜其婦則本夫因本婦而永存其
名夫夫亦與有榮哉

祭孫侍御乃翁文

若有人兮翱翔乎東海之濱紉秋蘭以爲佩兮
樹辛夷以爲襟縱雲螭之所如兮下玄圃之堤

李氏山房集

卷五

岑釣三山之巨鰲兮戲弱水之五禽鞭雛鳳以

來儀兮鑿虞舜之德音造天池之六翮兮將翮

散乎 皇宸驅馳馬以南游兮俯環滁之嶙峋

觀雲錦之駮驂兮慶國富之孔殷方將表義方

之庭訓兮降鸞鵠之絲綸胡乃乘化機之闔闢

兮還大造之混淪感礎露之易晞兮慟執綽之

難任念匍匐之靡及兮愧束芻之未陳望梁父

之間關兮見大鳥之來臨集駟馬之高軒兮地

可容乎萬人玉樹森其歲幾兮垂奕葉之無垠

嗚呼休哉嗚呼哀哉

代祭楊太夫人文

惟靈淑順合德溫柔成性恪守女則恭理內政
在昔夫子筮仕府幕官踈望尊賴此多助御下
慈仁持家勤儉遠邁清閨具瞻懿範我思孟母
世稱母師夫人之德實其似之一經教子早歲
奏功南宮掇錦江右乘驄竇家五桂駢集一庭
翩翩綵袖雙壽爲朋爰有猶子並擢高第行薦
春官爲邦之瑞爰有令孫少年竒偉敏而好學
行當濟美三善旣備萬福來臻黃麻紫誥時下
楓宸行有板輿御有嘉旨彼蒼眷德八袞介祉
固宜高居晝錦之堂永享齊眉之樂也夫何雙
成促駕王母接引一夕風雷寶婺倏殞豈不考
終痛我顯妣夫人云云遺芬在里小子忝爲屬
眷休戚關情計音忽報驚悸何勝陳詞獻爵臨
楹盡哀誠如感格神其倘來

吊蘇氏文

於惟孺人沉靜簡默聞之閨閣孝懿恭慎稱之

翁姑至於質直而不可撓堅定而不可轉耿不可奪凜不可犯其女中之金石哉禮云閨門之內戲而不嘆昔卻缺以賓客待其妻而孟光舉案齊眉豈於古禮相戾耶孺人欲以孟光敬其夫卻缺望其夫其夫乃以古禮自裁意念相左遂違此難乃貽所生之憂庸詎知戲之者適所以嘆之耶經云怨生於恩又曰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戒之哉戒之哉我聞溫公家訓云嫁女當擇勝已者爲易使也今孺人門楣相埒顧宜相存相愛以成克家之婦也而違此難使適不勝已者又當何如耶生不滿百世皆惜之歲不及廿寧不自悔耶嗟嗟人生誰無兒女自古皆有死生豈數固不可逃情不易已耶逝者可以自慰而生者亦可以相寬矣嗚呼哀哉

祭勅封序班東泉李公文

惟公起家韋布富累萬金直躬而行勿易初心積而能散不私其身教子成名 恩馳老臣冠

棠楚楚邦家之欽夫亦人傑也哉余方家食不以余爲不肖而時庸展親余方釋褐不以余爲顯達而執手殷勤余既歸田不以余爲淪落而燭照前因公雖不言吾寧不刻之心乎計余筮仕篤初作敬方物是將亦孔之贈雖則相贈捐余之俸公之少嗣被逮京師曰余毘勉匍匐救之既解仇讐復貺金資如魚脫網完璧而歸公之冢嗣從仕鴻臚再致蕪金爰整其廬數擬相償予曰通財之家當給所無公之既耄蕭然田

壘我有斗酒相期醕汝予重高年大會斯舉敦請若公抱病而止乃籃輿相造言念冢子鴻臚君幸而乞養方欲日侍甘旨而公乃宴然不起矣余走人問曰棺之有不將以所藏之杉木以代麥舟既云備矣未遂初謀茲於常禮之外復用十金以爲之槨公之家埒素封又何待於頽路之請竊比南州孺子因以少薦東芻之薄嗟嗟人言一死一生乃見交情公且長逝其如報稱之未能何哉夫受恩而不知者其路人之相

胥知恩而不報殆慈烏之不如受恩不知而反以怨報之者誠豺狼之所不忍爲語云與人者常驕人又曰重義之士一飯必報公既不願爲驕人之人余又不能爲重義之士將不得爲學而未能者與

祭寺丞張甌江文

先生䟽通爽慨負用世之才倣儻卓越稟剛正之氣廉隅耿介抱匹夫不可奪之節誠無愧文忠公之冢嗣矣若夫折節下人交遊半海內而

李氏山房集卷八

祭八

急人之難匍匐拯之有信陵之風半酣臨民了如照燭門無滯詞僕吏股慄陳孟公不如也大醉起舞笙簧間作人已兩忘辭翰雙美殆張旭之流亞乎凡此皆先生之餘事耳然世資鍾鼎家無擔石之積身歷中外官止郎署之銜童稚彈冠而蓋棺之年未登強仕是何後先豐嗇之殊造哉蓋穎慧先物沉機不足釁之招也廉以自裁好施於人匱之地也拙於知己而伸於不知已怨之府也至於強飲無筭沉醕自喜情亦

有所施而人固不知也惜者謂酒之過焉知不自以此爲樂死哉嗟嗟愚者惜費鄙夫患失體憊心勞惟日不足自先生觀之必謂生不如死矣其等亂齟論交情逾骨肉雪涕致詞言不盡意冥冥之中失此良友嗚呼哀哉

兵部尚書雙巖樊公祭文

惟公文武兼資華夷倚重海嶽之英斗杓之柄篤生我邦具瞻何幸昔者雲中兵變中外恟恟勾援韃靼充斥北庭公如汾陽單騎入城殲魁

李氏山房集信

祭九

戡醜邊鄙謐寧惟公之忠天城入寇吉囊爲梗晉地被殘太原告警公如韓魏秉鉞臨境奔狝就擒犬羊是逆惟公之勇旣而大狩龍飛南謁陵廟旬宣閩外鎖鑰邊徼法駕回鑾廢

而復詔九廟之役嘏以慈告達孝中升神

人吉邵惟公之孝迨茲七袞有九寤寐廟廊篤禁之心至死莫忘其所謂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者歟方承歡於綠野之堂遽升遐於白雲之鄉令名擅是四國功業紀於太常忝竊葭莩用蕤

辦香神其有知鑒此遐方

祭鄉進士蘇仲石文

嗚呼先生以卓犖不羣之才掇青紫如反掌胡乃久困場屋春試不第方謂大才晚成滯於前者大利於今也而今乃已矣嗚呼哀哉先生平日耿耿自負摛文逼秦漢談詩邁盛唐於國爲忠臣於家爲孝子而今年逾知命不脣一官八旬老親酸心垂涕其詩其文俱登鬼錄先生不暇自哀矣吾輩可勝哀耶况以閥閱之族尚書

李氏山房集信

卷十

之愛子甲第連雲堂宇鱗次葦布即使數窮陽九豈不欲考終於正寢未訣於妻子哉而客邸倥傯有懷靡及遥遥千里輿襯扶歸嗚呼慟哉先生處貴介而能下人負大才而能引進人急人之難如已事推人之心爲己心樂易如春風之拂衣情懇如時雨之潤物可行可止盡心相告一談一笑四座傾倒真通方博雅慈祥豈弟之君子固宜名壽兼全天人協吉也詎知意外之變至此極耶乃今他有宴會有緩急誰如先

生相成其歡克竣其事耶計到之日郡內外識與不識皆聚首泣下至於婦人女子亦然先生之作人可知矣况有葭葦之親金蘭之好者何如爲情耶嗚呼哀哉慟哉

祭亡妻許氏文

嗚呼亡妻汝歸太早陽窮三九倏如電掃寸晷難留那能百年之好總帷飄素香仙馭日縹緲逝者不復寤有懷向誰道不寢如夢不飯常飽盡日瞢騰心事草草余白頭兮汝年尚青青梅落兮使我震驚豈無兒女兮一者不成千秋地下兮誰汝之承悼亡兮感生雖存歿之殊途乃一氣之感通靈之來兮其遑寧明發戒道適彼樂土幽明永隔淚下如雨

謝雨文

余宰新喻境內大旱禱於邑之風雲雷雨壇應期大雨爲文謝之曰江南五日不雨禾欲死蘇禾車盡陂塘水曰予乃告虔風伯及雨師于是雲祁祁雨垂垂田峻喜禾稼滋衆皆歛手拜曰

君侯來雲昭回既兩既處歲熟無災嗚呼予敢
貪神功以爲已力哉是用明祀神其乃來

本塋祭后土文

代作

於惟李氏肇自荆楚七世於茲爰卜兆域馬陵
之陽川谷逶迤綿綿子姓科名倍出喬木連枝
葬名魚貫穴出庚方久難辯之適今改圖即舊
爲新封君作始再建明堂父昭子穆永爲世紀
樹之坊碑龍文螭首表厥宅里吉蠲相日刑牲
祭告不遑寧止有奕佳城不日奏功助若有神

李氏山房集信

卷十一

顧彼衰經哀毀在疚情莫敢伸某等念在通家
代言展報神其來臨自今以往子孫蕃庶萬福
駢臻尚冀有徵哉

行狀誌銘類

封登仕佐郎鴻臚寺序班東泉李公行實
公字君寵名宦姓李氏東泉其別號也世爲
濼陽郡巨族五世祖君美以歲貢授南京衛經
歷生順順生寬寬生三子次鸞娶盛氏生五子
公其次也公賦性仁厚端方慷慨任事不避艱
苦自用儉而好施予尤健於農業行事不拘小
節人有過輒正色折之事已即平已有不韙亦
克自悔責或指之樂受不辨人直其心而懷其

李氏山房集信

狀一

恕也公弱冠卽綜理家務同爨百口獨任其勞
父重器之居家尚勤儉服食起居不愛紛華垣
屋僅蔽風雨卽田蓄出息稍稍富益正德初流
賊犯境內郡守王公督公捕獲脅從三十餘人
公諗其幼稚者收養之賊平各令歸族皆良民
也尋入貲克國子生旣坐田土事廢遂刻力農
事駸駸富累萬金家埒素封矣子姓之貧者咸
仰給之郡守以下改容相接間有重役徵會每
勸卽應雖鉅費罔吝也同鄉無論識與不識稱

貸輒與數四不厭積券亦不檢視甚有遺忘者
不甚責其償蓋終不償者無慮數千金九重士
類不足則周之即顯達亦無所倚藉以故縉紳
樂與交締連姻得勢益彰一時鄉譽籍甚嘉靖
戊子歲大饑撫臺浚川王公勸出穀千斛賑之
至脩繕古刹佛像橋梁道路以取人便種種不
可枚記中歲始生子二長汝楠以國子生除鴻
臚寺序班隆慶改元 馳封公如子之官時已
逾八袞矣郡學數請鄉飲纔一赴之好詼諧與

李氏山房集序

卷一

鄉人處隻鷄斗酒選樹班荆面場圃坐終日油
油不忍去平生無憂容即患難得失之間略不
芥蒂其有養者與人謂公前坐誣迯其名今不
能迯其子即郡中入貲能馳封者幾人也殆物
理人情之不可道者將與公永享頽齡未艾也
今年春鴻臚君乞養而歸居無何公患泄瀉頃
之不諱配宋氏孝子顯章之姪女也封孺人先
公某年逝生鴻臚君娶知漢中府周顯宗之女
少室韓氏亦先公某年逝生汝松娶劉氏女六

長適襄垣令劉明臣之子生員承宗次適御史
倪宗嶽之子生員遜德次適生員蘇繁次適奉
祀黃穎齡俱宋出次適宋棟次適張西銘俱韓
出孫三人長燮娶千戶顧世勲女次燦聘許璠
女次炤聘監生許璫女孫女四長適同知河間
府葉臣子生員向恒次適平定守劉東魯子生
員廣業次適蘭州守黃性子九章次聘生員張
正蒙男曾孫一榮哥距公生于弘治元年戊申
閏正月朔日卒於隆慶三年四月十有七日享
年八十有二卜明年庚午某月某日合二氏葬
於郡之東南四里許荷郭之西長堤環拱佳城
鬱鬱郡稱勝地云

漢中府太守進階亞中大夫桃村周公行

實

公諱顯宗字子孝世居濮陽之白草店去郡城
之東南七十里許村多桃林因以桃村自號命
所居爲痴菴晚尚玄學人稱爲洞虛先生云粵
國初始祖成成生文姜文姜生從義義生通通

生公父諱良臣以公貴贈郎中母蘇氏封宜人
公生五歲而孤少竒穎清拔不作群兒嬉戲舅
氏今大司馬舜澤蘇公見每噐之使受學於郡
博吳康坡先生父之復受易於舅氏以明經中
嘉靖壬午東省鄉試高第己丑登羅洪先榜進
士郡人嘉之曰甥果似舅矣初除浙之秀水縣
尹縣附郭繁劇衝突十倍於他邑公嚴以馭吏
惠以養民廉儉以律己縣中大姓素以負稅累
糧長習以爲常公督令自輸無敢後者彼亦無

李氏房集信

狀四

怨言嘗條陳利弊列爲六事曰均平稅糧曰免
派塘夫曰處補荒田曰改編糧長曰收藏冊籍
曰原復民壯諸監司嘉納之率令舉行得効邑
中稱便少暇則集諸生校文藝如卜大同盛周
王愛呂程及穆皆出門下續中甲科予嘗聞邑
人大冢宰默泉吳公云吾邑造黃冊累歲不清
周侯至檢閱數日而定毫髮不爽衆以爲神在
縣約四歲遷南京工部主政蕪湖權務人謂此
差財貲淵藪公以所抽分者悉發縣貯解收其

開鑰而已雖川杉可作壽噐者或謂爲太安人
圖之不聽丙申改北戶部戊戌轉本部員外郎
管銀庫部中素憚此差以爲嫌且勞也公毅然
承之曰吾鄉吳隱之飲盜泉以夷齊自况何傷
乎廉至則井井有條纖芥不染雖中貴徃來徵
取御之有術同舍郎服其才而重其介也比時
同郡李蒲汀爲大司徒雅厚遇之尋補山西司
郎中扈從

世宗皇帝幸興都行在賜金幣寶鏹牢醴諸物

卷五 李氏房集信

狀五

已亥外補漢中太守無何以考察免衆爲不平
公遂杜門教子築室泉上吟咏終日愛陶靖節
韋蘇州清適刻其集以傳又素有大志善調停
時務其自許若專理財則劉晏不如也未盡所
長而罷既歸田慕陶朱公得計然之七策越用
其五他用之家富累鉅萬乃間於吟誦之暇明
農課藝擇人任時其耕作儲息勾稽要會歲時
各有常度食有常品雖門卒候隸亦各有常業
較錙銖之出入必究所歸桀黠之奴不敢售其

奸也子弟少涉紛華者必罪之嘗曰是亦爲政也吾治生如伊尹呂尚之用謀惜所用者小耳故用世之志老而不衰其所謂智足以權變勇足以決斷仁足以取予彊足以有所守者與公天性勤敏儉素篤實剛方自少至沒齒挺如一日素尚氣節明報施重然諾慎交遊一介不輕取與且沉機蓄銳見可而施鮮有不中肯綮者又有心計事無巨細類載記室雖片楮隻字索之自在竹頭木屑皆有用也嘗欲舉真率會而

難其人其獨行自信每每如此尤覃精諸藝如天文地理星曆醫卜黃白遁甲繪畫之術絲竹之技靡不潛玩於邵子數學獨得其傳即大漸之前分理家政作家務紀元以詔後裔如前知云晚置義塚義學儲藥餌以濟貧民之病者隆慶改元 詔進階亞中大夫年踰古稀復善調攝吐納童顏貝齒沃如也偶病三日而卒頰面如生若有得者距公生於弘治十二年八月十有二日卒於隆慶三年十月十有六日享年七

十有一配馮氏封宜人子七皆庶出長國子生
蕃娶兵馬陳憲女次庠生蒞娶吏目馬璉女次
序班芬娶憲副龔秉德女繼娶邢氏次庠生藻
娶知縣陳鏞女俱鄒氏出次庠生蒙娶吏目吳
尚文女劉氏出次藿毛氏出次苔賈氏出俱未
聘女五長適序班李汝楠次適庠生石光餘尚
幼孫十有一人延敬娶郭氏延祚庠生娶吳氏
延禎延慶俱聘劉氏延譽延賞延爵延功延祺
延業延福俱未聘女孫六長適庠生任東儒子

李氏出芳集信

壯七

孔卓次聘錦衣衛千戶蘇榮子光祚曾孫子女
各一今卜明年正月十有六日葬於白草之原
從先兆遵治命也公與先伯考蒙泉府君爲同
年友伯考病且逝屬芳曰周公信人也汝從之
遊得所矣遂徃受易卒業而歸得有今日但鄙
性閒緩復善忘故多遺落世事有負身教於我
公所著述如感遇諸錄槩未請益茲所撰次纔
什之一耳

倪公侍御暨封孺人杜氏行狀

侍御諱宗嶽字鎮卿別號東峰世居濞之陶丘
曾祖居智祖榮父佐號貞菴郡庠名士贈監察
御史母安氏封太孺人初貞菴公從伯祖大尹
公森學有大志嘗以天下事自期雖屢誦場屋
而志不少弛生子二長即侍御君次宗嵩歲貢
生公自幼穎達儀狀魁岸貞菴公嘗謂友人呂
正夫云吾偃蹇半生名弗償願以振吾家或者
天有意吾後乎乃以侍御君從門下少有盛名
督學陳公覽其器識再較文藝遂補郡庠廩膳

李氏山房集信

狀八

員復許之曰子與戚家倪尚書公同名將來勳
業或可相望矣侍御君由此益勵志遂薦正德
庚午鄉書以親老數不赴禮闈會試母責之曰
汝弟亦頗長能養汝戀戀吾側其如養志何侍
御君乃勉就登辛已楊維聰榜進士試政刑部
明年嘉靖改元擢山西道監察御史抽分盧溝
力剔夙弊商人胥稱其便三年秋七月以伏

闕諫大禮受

廷杖再甦奉

命按巡真定等

府不尚崖岸真率行之風裁自著檢訪周詳處

置得宜豪強歛手齊民以安郡守有貪婪不法者廉實糾劾竟除籍真定軍民相錯田土混冒百年來奏爭未息公親理之疆限以定一方咸以手加額曰吾今田始得平矣順德之地多飛沙不可田而猶稅其畝乃爲之處分貯米萬石俾不至竄亡畿南八郡民懷吏畏聲振京師矣頃因痰發疏乞養疾不許無何夢過邯鄲謁呂公詞題詩末云黃梁炊未熟吹笛上江樓寤而疑之遂不懌比時巡撫何公造問因出袖中

李氏山房集信

狀九

疏稿示何乃彈何公文也曰予疾恐不起公當自省遂卒於真定之公署年纔三十有七計聞道路咸哭之慟如失父母云娶胡氏運副志之孫女先侍御卒贈孺人繼娶杜氏縣丞杜迪孫女封孺人杜性節儉寡言笑居家嚴肅善教二子俱入郡庠長遜志早卒妻馮氏生員宗益之女年甫二旬奉孺人誓不更嫁巡撫霍公旌其門曰姑婦雙節年彌高操逾堅矣茲於隆慶二年八月二十有三日孺人以疾終於正寢享年

八十有二大漸之初屬遜德曰汝成立守業不
墜前人之緒良亦孝矣孤嫂暮年當以姆師事
之彼在猶吾在也完孤嫂之節成父兄之名吾
樂然瞑目無悔也卒之日郡守夔菴劉公臨吊
見遜德哀毀失度深慰而厚賻之以襄乃事子
二即遜志遜德遜志妻見前遜德娶封鴻臚序
班李明宦女孫男二應象應豸孫女五長適某
再次適某距侍御君生於弘治某年月日卒於
嘉靖某年月日杜孺人生於成化二十三年十
月二十八日卒日見前今於本年某月日合葬
於胡橋之祖塋同孺人祔焉侍御君歸葬之初
同郡翰林侍講王公三錫已撰志銘今因祔葬
并述其大都云

同知河間府古河葉使君墓誌銘

使君名臣姓葉氏字惟良別號古河其先湖廣
興國人 國初襲楚府護衛籍宣德間移置東
昌濮州備禦所因家焉高祖旺旺生春春生林
林生鳳鳳生子二長相人呼爲大河君次使君

也先是余與今太常雲樵張公同學社張以詩授諸生其中駿拔清發有奇骨者使君耳方十有三歲余見而器之歸啓先大人曰之子與阿妹其年相若可妻也居無何使君家果遣媒請聘遂妻之每覲其文氣峻湧有挾山倒海之勢知其非久下人嘉靖丁酉與雲樵同舉於鄉師弟登科鄉人美之既以禮闈不第益折節下帷謝絕諸所來徃以家務托之大河君大河君亦努力勤家駸有餘裕能使使君不妨其業者

大河之功居多故使君敬兄如其父云嘗見大河於衆前稱使君名使君應之如常又以内務盡歸之嫂舍妹唯唯不借一事且相安也近世兄弟妯娌如此真率愛敬退讓不事虛文者幾希矣每會試大河君佐行歲已未使君復下第余時爲西曹郎大河君詣署所請曰阿母素多疾疾日望吾弟今復落魄矣擬謁選乞一官以逮親養如何余方與選司郎張君友善第言之得大名縣尹大名素小邑以去家強百里便迎

養足養廉也使君性高潔孤介寡言笑慎取與
曾次縷縷人不能窺所藏亦不敢干以私同郡
人間有出入大名境內輒自諱其姓氏里居雖
親屬無一投刺者余嘗持節頒封東藩便過
其衙蕭然如寒素儒生諸所需米麥萊果大河
君輦而給之惟飲其地之水而已以故邑中士
民戒嚴守法舉莫敢犯時天雄軍憲司陳見吾
雅重其節撫院王吾厓毛介川溫函野代巡丘
豐臺趙南山諸公接次奏薦銓司以急缺邊

李氏岢嵐集信

名十一

才擢山西渾源州守以徐宜人內艱回籍起家
補晉州守晉州在直隸地方最爲煩細且多軍
衛闕豎莊田徃徃羈縻恐生事端使君始立條
約申禁令清詭寄之田革例外之後諸豪聞之
斂跡及編審屬縣均徃有安平富民張氏者買
軍功受千戶秩撫院方倚任贊事彼有狀乞免
後使君不可及承撫院公面諭之對曰富民辭
重差如窮民何撫院公知志不可奪移冊抵府
始復其家隆慶改元之秋大河君捐館計至使

君擬棄官歸葬守相留之乞致仕監司不許又
方大比如京適三年報政之期以考最受 誥
命進階奉直大夫父贈如其官毋徐氏贈宜人
妻李氏即余妹也封宜人尋擢奉議大夫同知
河間府事河間兩京衝要股肱之郡上承守相
同寮多謫居少年使君以老成持重處之清謹
十倍於昔衆皆艱其守而服其量也念大河君
未襄事乃請以人 慶行事既竣間道趨家爲

大河公舉葬如禮頃復任值守相缺委署府篆

時督學按院至境使君方患瘡瘍辭不出見學
院存慰至再強赴謝之委以校試諸生不任其
勞瘡大作新守相亦至遂還其篆舁而赴舟徂
行間卒於泊頭館中泊頭亦河間屬境居人哭
臨者數百扶襯登舟率送至家既至余同舍弟
同芳逆於途次痛哭各賦詩以輓之喪中百凡
無所措家儲糧不及石余匍匐爲貸飼其送者
善遣之問及妹若甥則曰囊惟八十金歛具途
費竭矣乃買其別產以供事嗟嗟仕宦至此良

亦苦哉推使君之心將謂春官不第終身憾之
故屹屹飭力濯濯洗心以求赴功名之會必有
知者舉而擢之顯地也即今以鄉科陟府寮拜
封顯親者幾人而尚矢心砥礪自苦如此其古
之矜者與距使君生於正德九年十二月二十
九日卒於隆慶四年八月二十二日享年五十
有七生子三女五長男向恒增廣生員娶鴻臚
寺序班李汝楠女季向健方十歲聘山西長子
縣知縣劉顯任女長女適山西石樓縣知縣嚴

李氏山房集

名孟

國寵男師孟次適山西汾州知州吳道南男堯
次適觀城縣鴻臚寺序班呂承訓男堯憲次聘
山西右衛經歷高迨男應龍俱舍妹出其側室
牛氏生子向孚侯門教讀娶太學生劉汝勤女
俱早逝女一適趙圻孫男二長官哥向孚子也
次晉哥孫女二長寶姐許聘生員劉蘇男守次
瀛姐俱向恒出舊塋在郡城西北逼近壇壝且
隣大路風水家以爲不便既相地於郡城之東
堤上高曠環拱衆謂善地也乃於是年某月某

日改卜宅兆以使君爲始祖云銘曰飭爾心白
爾行以綏爾祿既靖爾位天鑒如燭 皇言孔
錫 恩及宰木年踰知命胤子式穀佳城既宅
令終有俶云胡不足

處士陽坡任公墓誌銘

某少携家遊京師舉進士陽坡公以妻父之故
佐行凡所給用皆出手置及數不第供應如初
是雖骨肉相倚寔人情所最難者邇叨微祿方
擬効酬萬一而公乃棄世矣郡庠友李季玉亦

李氏山房集信

卷十五

公季婿也偕姻眷張成夫持狀以請嗟嗟某曷
忍爲公銘曷忍爲公銘謹按狀公諱璋字宗器
別號陽坡居士其先觀城人高祖大裕徙居濮
郡之南五里許遂家焉大裕生祥祥生俊俊生
子二長福次祿家世淳謹積厚爲郡望族祿少
辟郡掾娶常氏生公三歲而孤比時常太孺人
纔二十有四耳撫孤孀居栢舟自誓大伯兄福
欲私其己子而薄其分產太孺人聽之了不等
較乃內親紡績外課農桑命公肆力讀書弱冠

補郡庠弟子員一時所交皆名士同郡黃門給
事右山張公愛之如子令其子繼文約爲婚姻
同載京師尋以治生無倚廢學君子惜之公相
貌魁梧才猷明捷忘年好客從容燕笑終日無
情容人亦不忍舍去然和而有節恭而不放人
有過輒厲言責之率皆俛服或曰得王彥方之
風焉尤念故舊貧乏藉以舉火者數家數年之
間殖產三倍凡伯父私其子者多屬歸焉是固
公之猷幹實太孺人維持之力亦讓德之一驗

也歲癸丑境中大荒城郭爲雨所壞監司責成
甚急郡貳魯藕田雅重公度造公敦請以修城
事屬公工役悉聽指授不三月而城成郡守何
公扁之門曰掄功旌其能也公以少孤挺自樹
立卒成大族家埒素封親連閥閱夫亦布衣之
雄乎乙卯之秋九月二十有六日公病不能食
卒於正寢太孺人先公一年卒有司表揚貞節
行且 奏聞惜公未及見耳公生於弘治十一

年六月十三日卒日見前享年五十八歲配杜

氏承孤立業內助良多子五長國子生永芳杜
氏出娶永平府照磨李純仁女次永年娶鄒達
女次永學娶劉氏次永孝聘韓氏俱側室孟氏
出次永光聘蘭州知州黃性女側室楊氏出女
五長適右山公孫國子生張伯耕次適余次適
孫東次適庠生李聰即季玉俱杜氏出次適按
察使程公孫休孟氏出孫三長官聘余弟增廣
生同芳女次京聘國子生許兀女次重未聘孫
女二長聘廩膳生張凝子行可次未聘銘曰陽
之阜歸然在前南望佳城鬱何盤盤宜爾子孫
世其綿綿

李氏山房集信

名七

東鄉邑博積齋康君碑銘

康君名惟和字汝順別號積齋其先廬陵人徙
居番禺隸籍從化五世於茲矣君誕膺天啓聰
哲有融孝友稱於一鄉仁篤刑之多士若夫器
宇鴻深問學淹貫浩浩如江漢不可涯涘至其
砥節礪行善道正辭貧不失其所守貞固足以
矯俗六試棘闈老能益壯亦士林之孤標滄海

之遺珠也晚以貢例比授東鄉文學以廉起頑
以勤起懦以方正正心術以惇龐正風化巖重
溫克卓有師範一時童甫之士聆音和響覽輝
影從猶草木之偃於翔風潤於時雨挺於春旭
也歷官九載不調自嘆曰日莫思歸晚節戒得
古人見色斯舉不俟終日乃携冠舄而去蕭然
一書生也既抵園廬濯南海之清波吊崖山之
故迹觀漚水上與造物游胷中脫然無一物也
又十年終於正寢享年六十有 云予嘗讀魏

史見建安七子比翼登朝托乘禁地然官階僅
止於文學且俱不祿予每痛悼之茲於康君不
其重自於邑耶予嘗爲江右宰過東鄉東鄉多
文學賢者問之曰康所造士也至今誦之不衰
是足以徵潛德之耀掩而彌光景行之仰久而
彌芳君子之錫無窮極矣君男鳳鳴爲秘書梁
思伯館甥萬里報書啓予撰文建碑表墓垂之
悠久云其辭曰於休康君明德博物廉隅直方
德音自淑生爾逢奇授珠於陸晚博江邑寬而

有肅仰若登天温如集木善誘循循教誨式穀
歷滿徂歸囊無一蓄樹海爲田藝山之竹陶然
無虞以度清穆宜爾子孫克承巨族宜朗令終
考德履福瞻彼越秀巖其崢嶸濯波越溪清其
如王先生之風永以貞俗

廩膳生桑子中墓誌

余與子中童稚之交稍長約爲婚姻性相若心
相得也昊天不吊失此良友方大漸屬弟鄉進
士紹良曰知我者伯承也爾作狀請爲我志之

李氏山房集信

名五

謹按狀子中姓桑氏名紹美字子中鈞臺其別
號也七世祖梓鳳陽臨淮人爲元御史中丞謫
濼州雷澤縣令葬廩丘因家焉梓生榮榮生貴
是爲高祖貴生教敖生春領山東鄉薦授官推
襄陽府再補袁州春生溥號澤山以進士累官
浙東按察使娶曹南憲副王公崇仁之女生男
三人長紹芳授潞城主簿次子中次即紹良也
子中少岐嶷不羣長嗜學問承家塾治春秋從
宦關洛與尚書唐漁石公子汝楫同師俱儗儻

有大志才不相下縉紳並奇之後庚戌汝楫舉進士第一子中猶在郡庠以廩膳生將貢於

廷值澤山公大艱遂築室於塋之南圃矢曰不能成名繼家聲追步同儕四十無聞碌碌爲弟子員即後有微祿其如雞豚之逮親何爵爵不得志每用杯酒自相寬解竟以酒德終焉嗚呼哀哉子中䟽通慷慨孝友性成初年善騎射不羈長能折節下人重然諾不吝施與與人處無所芥蒂有過或面規父之人亦不訐親故以難

李氏山房集

名二

相告必匍匐抹之不屑家務事委諸僕故無厚積壺觴蔬菜留連花月之間晏如也歲大水告饑人報曰家無擔儲矣談笑不顧嘗慕莊周放達覓境內有釣臺舊址將卜居於汀蒲濼水上爲南華觀主有志未竟而卒據生正德四年己巳六月二十一日卒於嘉靖三十二年癸丑五月二十六日享年四十有五配佻氏鄆城人大司徒鍾之孫開州別駕遜之女先卒生子四俱殤女二長適同郡庠生趙卿之子大化次適

同郡庠生王之義側室韓氏亦先卒生子一正
思聘余女王氏生女一許歸同郡大司徒李公
廷相之猶子乾元卜是年六月十五日舉葬先
塋并啓侶韓二氏從之銘曰之子惟良閱閱之
光豐姿宏度千頃汪洋少負卓犖翼翼龍驤高
翔八極進胡可量中路間關六翮摧藏頌酒自
釋無已太康德音在耳今儀莫忘兄弟孔懷大
事贊襄交交黃鳥集于庭桑命不可贖雪涕成
章

明會舉孝廉鄉進士仲石蘇君墓誌銘

李凡山房集信

卷二十一

蘇君諱澹字子冲世爲濼陽人兵部尚書舜澤
公之仲子陳太夫人所出也以行仲故別號爲
仲石余未第時與仲石君兄弟子川子長子新
爲忘形之交往往披閱古今典籍邇相校讐是
否見仲石君器宇凝重神采射人自童時即耿
耿負丈夫氣睥睨一世無足當者爲文法史漢
古詩法漢魏律法盛唐王孟李杜常諸大家
字法義獻即韓柳錢即蘇黃以下置勿論也時

吾友濟南李于鱗有重望君嘗醉謂余曰不識于鱗作何狀我欲更易名姓造門與之角藝刻時限韻刺刺數百言決勝於俎豆談笑之間當今海內知有牒陽蘇仲子也及聞朝議建白有不可者突然色變思惟良久欲有所陳而未吐也年十四從宦江西登滕王閣薄王子安賦不古稍長常擬廷對策揮筆數萬言不了却

守揚丹泉嘆曰蘇公有此子真奇才也嘉靖丁酉督學王南江初試即補廩膳生歷江峰呂公

李于山房集

卷二十一

太宰虞坡楊公歲考俱以君冠郡多士已酉復被試爲李雙峪偶寘下列不與科場名數君奮然曰即不掇高第無相見也乃以遺才進果中危科刻錄其文人皆鄙雙峪爲不知人君好奇時文中類用古體觀者衲鑿不入以故數舉進士不第意殊不平時余爲西曹即往以好竿鼓瑟之事慰之意稍解因行贈之詩曰青雲望不極匹馬向南州多少看花淚年年灑御溝既以古意暮春齋中二作答之一云即君并州客賤

妾耶耶倡一語不相合三年空自傷流塵暗綺
閣涼颺迴洞房粧成春欲暮羞掩鏡鸞光一云
忽謾春將暮凭欄獨損神風多花作陣雨積草
成茵十載干秦客孤尊嘯月身原非出塵侶詎
少愛才人余嘆服久之隆慶改元之四年庚午
陽月君復如京會試余出祖至夜君憮然起曰
疇昔托公爲知己此行不遂即當謁選決不纍
纍戴南冠而返也遂泣下余壯其行請以骰擲
盆卜得四紅必決科也遂擲下六紅俱見因大

李氏山房集信

卷五十一

異舉白爲賀越今年春正偶驚報曰君俎矣郡
內外無大小男婦號呼奔走旬日皇疑未定既
輿輓歸士民遮道大哭尚書公方在既耄之年
撫其棺曰天既賦汝德行文章何奪之速也詢
之來從云偶患瘧癘數日痰作大漸時如有所
見神相接引而去徃歲九月李于鱗亦夜醉就
枕復起謂妾曰某公請宴乞文我將徃矣少頃
不病而逝豈二君同顏淵子夏爲地下脩文耶
耶抑豈六紅擲下反爲孽爲祟耶哲人其萎痛

何如之即報計之日境內地大震豈細故哉君性純孝嘗念尚書公被逮免官例以子能進士貶封者得奏復君益竭力文事以離寒暑存致瘡疾及子川以光祿丞給由得復翁銜心始稍下又佐翁發倉賑民郡中感悅歲時爲壽獻汾陽獨樂園二雜劇又爲太夫人手書觀音經刻石布施探其所喜重者先意承之己巳子新不祿啓尚書公計產殖簡僕屬授子川次子案過繼以未聘女贅之馬氏大族他秋毫不染也翁

語人曰若非孝子順孫吾老境遭此奈何性復沉潛敏慧有觸則奮起任事不避艱阻受人托如爲己謀自同姓故舊親疎朋友濟患調貧各有分處江西舉人胡紹客貧以十金給之爲內黃貧生王堯治娶其妻同郡友人趙衡被罪比贓產盡携余同拯助之得發配去居厚產而薄自奉處貴介而肯下人秉大才而能引進後學門人楊之升陳巽俱中科名樂易如春風之拂衣情懇如時雨之潤物每燕會識與不識四座

傾倒其待下尤有恩故卒之日人人悼慟比時
姜祭酒題 奏舉孝廉事例徵之郡縣郡守劉
夔菴公以君名解行署云事父承志事母如生
兄弟安友里閭樂群詩文妙李蘇書法精黃趙
君聞之曰予豈爲人知哉知吾會試爾矣竟不
起自余游京師二十載結名流訂詩社每會同
志論山東人物必以仲石稱首及出仲子集爭
相抄錄即今館閣李石鹿殷棠川諸老想見其
人既見聆其咳唾之音曰李君豈欺我哉日者

再至京即聲譽籍甚荆楚王廷植長興吳照諸
名士渴慕風裁接踵其門從者日衆有林宗之
風焉初余期君修五岳志君曰吾爲科塲累讓
君且爲之吾涉宋史不與容努力追大史公也
有仲子集行於世諸所題咏景物碑文諸篇子
長類收之爲寶華編所書學堂圖記在長垣開
光篇在北莊清華軒記在子長葆春園中軒記
初刻成移石忽斷當君名處子長疑之今果爲
絕筆矣距君生於正德庚辰二月初五日卒於

隆慶五年之正月初九日享年五十二歲配宋氏徐溝令橘之女子一宋以祖尚書蔭恩生有學行娶邢氏繼娶馬氏女二長適德府奉祀仝宋次適郡庠生錢邦龍孫女一許聘兩淮運副劉東魯子廣張十歲內三月二十四日歸葬于新店從母兆也時子川方宦留都子長獨襄乃事其從兄易州守子遠妹丈太原叅軍高惟時持其狀徵銘銘曰既豐爾才胡嗇之年既厚爾居胡不歸寢之垣奎文麗天明珠在淵世承休德奕何綿綿東原牖牖永厝爾安

李氏山房集信

卷二十六

靈寶縣尹抑庵李君墓誌銘

君姓李氏字南吉諱仲升別號抑庵伯考蒙泉公次子余從弟也世爲濮州備禦所人伯考少卓越有大志博學強記爲時儒宗授生徒數十人多中科名自元目中無足頡頏者晚登嘉靖壬午鄉試高第以數上春官不得意遂不赴試因授易於余小子及孟芳仲升二弟仲升甫十歲少余六歲即穎異不群伯考指玉簪花今作

對聯余應口曰毫端懸琬琰心上起經綸仲升
曰英華猶斂刃心緒欲成絲伯考抵掌笑曰人
言能迺於身不能迺其子二子英物真千里足
當不類予偃蹇場屋如伏櫪老驥也余方弱冠
叨辛卯鄉書伯考病且卒屬余曰孟仲二弟可
教當造就之時仲弟纔十有六歲耳讀書日記
數千餘言行文波瀾滾滾若有淵源不窮者余
甚器之第賦性質直淳確不樂與人嬉戲聞言
有不理者輒拂衣却去即家塾與宅次相對其

出此入彼皆不見路傍人以故往來親屬或疑
其矜傲亦不自知也余今經涉人事應曰人事
與讀書孰難余曰人事易耳曰姑先其難者如
何歲丁酉大比行試之府府守孫虎山擢第一
再試之宗主王南江呂江峰俱陟優等至癸卯
果薦賢書後隆慶改元丁卯以數不第謁選選
部授河南靈寶縣尹時本管撫巡中丞李同川
方在京例當候謁乃投刺抗禮李亦不較既過
鄉園時余以符臺卿貳外補宣州亦便道抵家

余謂靈寶彭東谿同年知厚可貽之書異副其所不及仲弟不納曰吾自有主張胡借爾爲也瀕行余作官箴戒之曰急性最害事確語易見欺心須百忍事要再思下民可笞而不可斬其口近習可委而不可信其辭庶事之善上不知毫釐之差人皆嗤累䟽譽之而不足片言毀之而有餘敬慎爾位永鑒在茲既之官事出獨斷詞尚簡畧一切逢迎交際之禮幾廢黜近習抑強橫惟以議獄緩刑養老恤孤爲首務百姓亦

戀戀樂其平易近民以相安也縣素多貴人大族悉遠避之李中丞旌文數下偶以痰飲積痰有去志請於監司不允遂解印行計在官方六七月耳從行者交止之亦不聽曰古人爲斗米折腰於下吏竟棄其官况以不貲之軀客千里之外豈直斗米哉中丞復移文嘉之曰性秉忠誠志崇簡默清獄囚而釋放于連恤孤老而每加倉米急流之中即勇退尤見高尚之志也既歸余同仲連弟迂之郊外見其容顛頽咸恐恐

不自安及家出行厨瓦漆數器供事無餘篋也
時值大水盜無粟竈無烟舉室相顧失色仲弟
處之坦坦畧不動念疾亦少差矣據所見誠有
若極格軒冕者豈非矯矯獨行君子哉暇則閱
史漢書了了不忘余每臨文詣弟所詢其典故
應之如響踰年注馮不常日向衰憊余每勸其
遠室家節飲食懲忿健卒不能禁於辛未仲夏
十有九日不抹距所生正德丁丑仲秋念有七
日迄今僅五十有五歲云嗟嗟仲弟汝以英敏

不羈之才稍就圓融則通方博雅之學何患不
至以慈良易直之心稍益周旋則龔黃卓魯之
政何患不成以清心寡慾之志稍藉遵養則古
稀既耄之年何患不末竟以負氣任性憤乃事
嗚呼痛哉毋孺人朱氏生兄弟三人長即孟芳
季季登俱廩膳生員妻蘇氏洵川尹純之女子
二庭蘭娶趙氏布政司理問義之女庭蒞聘鄉
進士劉顯第女女四長適生員許如樟次梁工
朴次崔一元次生員錢邦靖卜是年八月八日

祔葬于郡城西北先塋之側季登第請余爲志
乃揮淚直述其槩樹之墓門文多不次實亂我
心爾銘曰赫赫我祖裕此後昆科第繇繇曰子
及孫胡不永錫之年以興吾門亦既宦止誰云
不尊亦既歸止誰云匪恩亦既知命歸藏於坤
靈光若存

故勅封監察御史守朴傅公神道碑文

公諱周字禮周姓傅氏先世清江石頭人七世
祖義父徙居渝之石山蓋十一世於茲矣曾祖

本氏出處集序

七三

公政公政生介瑛介瑛生禮弘禮生公居其季
馬公生鸚中癸未榜進士授監察御史歲庚寅
奉 郊祀恩典拜公以官如其子云公性冲澹

儉朴食無兼味一衣必數年非對客不舉觴鄉
人稱公爲守朴先生雅不好名真率無文非其
人不假詞色待僮僕少姑息尤謹於國稅每歲
別儲稻穀百餘石以恤閭巷之貧乏者安恬退
古人所難乃若顯親之擢濟羨之祥駢集貫至
所必然者又何疑焉其辭曰攝生促兮介於百

齡榮名衆所珍兮天綏老成人生厭此離兮天
倫胥以展情世綿綿而紹德兮本支殖其雲仍
爰茲樂土兮奕哉佳城

陳氏壙記

余丁未釋褐之後以乏嗣奉先君雙泉公命卜
側室於京師得宛平陳聰長女莊溫沉毅若出
大族事老母劉太安人甚謹先妻任安人遇之
殊厚踰年生男安人撫育十有三歲竟不言其
已出歲辛酉安人大故始以事屬之耿耿自樹

陳氏壙集信

名三十一

恭儉率下勤苦十倍乃知隱德初耀余重之如
安人云間會同年友按察副使楊魏村言及陳
氏家世乃祖敬齋公爲靈寶縣令長女適洛陽
太學士劉公健爲一品夫人次適戶部尚書許
公誥次適刑部尚書楊公志學即魏村母也俱
封爲夫人世稱陳門女多能旺夫諸子不肖今
聰乃其孫也以故貧而不偶清而寡厚陳氏素
多疾疢坐此故耳今年夏前疾危篤不救距生
於嘉靖壬辰十月初九日卒於癸亥六月十八

日享年纔三十有二子一如橋女二長聘刑部
主事陳忠翰男可行少未聘是月二十有七日
附葬大寨村祖塋東偏云

三安人壙記

嘉靖庚寅余始弱冠娶盛氏辛卯相余領鄉書
赴進士舉甲午仲夏以疾卒年纔一十有八恭
謹愿慙他未見之行也時有爲余議昏者曰某
家富某家女美先君雙泉公不然既小司馬呂
巖野先生以任氏薦先君喜曰擇配當在忠厚

與本志所集信

名三十一

農桑之家習勤苦防柔脆也是歲終乃繼娶今
安人仲任氏故贈鴻臚寺序班璋之次女也性
沉毅勤敏力爲家計惟日不足初營宅第殖田
產駸駸成大家權輿矣其事先太安人甚謹每
侍食必終食以體豐不勝立足爲腫脹人不知
也後余數上春官不第甲辰方戒行如京辭曰
茲行不如意擬謁選司得一秩足矣安人方小
病晝卧榻上厲色曰計日望君作第一名流而
姑欲小就吾死亦不願因以足擊榻碎其板云

丁未余果中甲第捷音至安人出所藏二十餘金及脫簪珥以盡犒來者不愜也所生二女俱殤不再產爲余卜得同郡張氏都下陳氏二女爲庶室從宦江右之新喻縣令縣在山中習俗刁鄙殊甚安人知余性急多忘朝夕恐恐戒勉自樹任中得免罪過渠之力也既擢戶部卽歷西曹再遷符璽卿貳時嚴氏擅政其子世蕃爲寮長安人知余麓率懼相臨有隙趨余求去會給由劍得

恩賜先大夫太安人及仲任盛氏

卷三十一

俱封贈爲安人乃以東封 德藩抵還梓里行

聞安人目忽不見甚疑惟之尋少愈居家甫七

閱月病復作方病中爲張氏出女促裝晝爲裁

製夕則課人紡績以供乃事又慮陳氏出男如

橋多疾疚語人曰諸侯一娶九女爲廣生也官

居大夫中歲而長嗣未建豈細故哉復以禮聘

同父異母之妹季任佐爲少室亦生五女俱不

育安人日夜殷殷不樂旋中痢舊症并發大漸

目余前曰吾爲君慮至此君踈放性成易生媒

藥恐不宜久仕宦也遂卒於辛酉秋七月十有
七日僅四十有三歲耳往事尚實係近侍職官
六年一擢不得他遣安人棘棘圖還得與母弟
面訣若有先見者既復命癸亥京考余乃謫
倅亳州陳氏子毋相繼而逝安人之言至此驗
矣復奉太安人命再聘庠生許評之女七納爲
繼室時年一十有九靜懿溫順惇信老成雅有
婦容令儀表表足法也初不欲事事盡日危坐
人莫窺其微意久之綜理內務井井有條且善

與室人處每食必同啖相好如出一氣閨闈之
間略無毫髮芥蒂以故人人感悅大小胥安尤
好儉素即在室九年其積貯錦繡金幣珠玉寶
靨之類鮮有佩服者即所私親屬寡所來往雖
錙銖亦不輕施與太安人最鍾愛之隆慶戊辰
太安人病篤七乃自誓隆冬服單以祈天祐是
歲冬因生男冬哥未遑服也去年庚午十二月
乃尋前誓服單衣覺力不任寒強勉越旬浸病
亦不令人知無何冬哥以痘殤內外挾傷不起

者三月迄今辛未暮春朔有四日卒於正寢歲
二十有七是月廿有七日祔葬于二安人之右
從先兆焉嗟嗟人言夫婦合二姓之好成百年
之懽遺子孫千年之業今一夫一婦白頭相守
而永垂世葉者不少也若三室人通計齒筭未
滿九黍而所產竟不一存且余歲逾甲子體向
衰矣感生悼亡五內俱裂古人以中年喪妻老
年喪子爲不幸余獨兼罹而踵及之將誰尤哉
亦付之無可柰何而已茲不忍銘姑記其始末
以爲他日採言者之張本云

李氏山房集信

卷之五

明誥封奉直大夫刑部郎中東溪陳公行

畧

公字大經諱綸姓陳氏初姓溫氏本山西洪洞
人曾祖全徙居濮陽之城東毛家村娶陳氏因
襲其姓世不欲復從祖志也公以居濱溪人號
爲東溪翁云全生英英生通及選通生子三長
鉞次公次忠純公配邢氏生子四長忠諫次忠蓋
次忠翰次忠力女一公天性端謹孝友與物無

競同叔父居者三世昆弟子姓無慮數十百人
內外畧無間言後因兄弟別爨盡以舊產讓之
取隙地構茅屋數椽僅避風雨而已少工舉子
業補郡庠增廣生以數舉鄉試不第尋遵日疾
年已登強仕矣無復初志乃別置鄉塾不分適
從子弟一槩訓習卒業如弟鏞以歲貢受豐潤
縣尹忠諫亦以歲貢初受全椒司訓擢天津教
授忠翰中嘉靖己酉鄉試舉丙辰進士以刑部
正郎外補河南信陽兵備憲副其姪如忠謀忠

諤忠策等孫如可賢可傳可知可行等稱郡名
儒考上第皆公造就之力也隆慶改元公以憲
副君給由例受封拜初爲太常博士既爲刑部
郎中邢氏亦由安人進爲宜人郡中仕宦之家
鮮有雙壽承 恩者而兩 制况多美詞人誦

之褒揚不置諸口公益敦朴素崇謙抑中心未
嘗不怡而弗揚諸色殆有養者與處夫婦如賓
客相敬垂老無片言抵諍族姻之屬分甘濟貧
類以舉火者甚衆里閭有請貸者類不靳亦不

苦其僨人皆德之至子弟有服色騎御不莊者
則曰吾家世忠厚乃有今日即今處仕宦尚紛
華雖出小費終累大德此玩物喪志之一端也
以故子弟多恂雅冲恬之風焉方憲副君爲郎
中恤刑山西瀕行囑之曰昔雋不疑錄囚母命
之多所平反今以父之命行 君之仁何所不
可君遂極力洗寃由是晉無寃民其訓內允嚴
正有方蚤寡女適高熙家難無依迎歸別置宅
所晚勵冰霜之操郡守 聞其事 旌文日下

李氏世芳集信

名一世七

池

而京邑鴻儒巨宦類有表贈亦公教之所及也
歲既耄多疾疾憲副君方在信陽欲請告不得
適按部光州聞被言遂入汴白之兩院輒棄行
李馳突而歸公遂憚起即視事如初越旬行李
至惟書籬臯比數事蓋憲副君居信陽時值大
飢盡以所儲資俸周之身著跣布苦不給用不
虞官之止於斯也公慰之曰今之從仕者一以
報 君之恩一以爲供親之養一以貽子孫之

產爾矣我聞崔玄暉之母以官貧爲好消息楊

伯起以清白遺子孫今以好消息供我以清白
貽爾後人勝金帛多矣獨爾血氣方剛不得經
營國事如君恩之未報何哉尋教授君亦至
自全椒父子兄弟聚順一堂天倫樂事畢矣無
何前患復作日荐衰颯今年躋七十有九鄉
誼僉同爲壽猶強起束冠一見至八月二十有
七日不揀距生於弘治六年二月十有九日今
卜十有一月二十六日歸葬於祖塋之前依新
兆也忠諫娶楊氏儒官廷臣女忠蓋娶魏氏郵
城縣生員芳女忠翰娶郝氏亦封冝人忠力娶
孫氏生員滿女孫十一人孫女十五人曾孫一
曾孫女二子孫繁殖祿壽兼隆開郡以來纔一
二見之於惟盛哉

明氏冰清壙記

明氏名全字冰清同郡明朝之次女也嘉靖丙
寅年十四侍余任巾櫛之後第見其淳謹抑畏
以尋常目之比時方趨寧國之命居數日留
之閨中付側室楊氏訓習婦工克勤績紡刺繡

之事踰年余歸覩其容止端詳性氣沉靜片言不苟發而供奉多解人意殊喜其善變雖出訓習實彼有受教之地也既嘗廁余筆研好問字乃命之讀唐詩絕句首首成誦又讀杜律七言如秋興八首教一過輒能記懇余解其義即悟始大驚曰貧家有此女前以尋常目之誤矣復命之學秦箏如仙呂正宮越調之屬極其清和凄宛不啻如鶯啼修竹蛩吟秋夕也尤善撒板頗中音調方余失意無怙托此寬解雅爲之暱

東岱山房集信

卷五

重爲不俗也所虞質稟薄弱藉其靜定或可求保耳今年夏微有嗽聲間作腹脹彼仍努力結束任事恭慎舉如常度至冬初疾洊至余素不召醫入宅診視婦女爲彼鐘愛遂許之日就羸憊不勝藥餌百計求所欲食者十不一進茲臘月朔有三日薄暮丐余一見既見泣淚不下且云衣著首飾早驗入恐忙不及檢也余撫其背曰若毋死我厚葬之若父在我存養之若疾不揀我心愴之宅彼樂土渠惟諒之因泣下室人

盡泣乃易簀於西堂次日卒纔二十歲此兒性
機警遜默人人與之樂處家口數十輩曾無一
言相犯者故卒之日衆悉傷悼不已嗟嗟語云
婦人女子爲難養此兒最易養也祇謂謝家之
寶謝公憐之詎知造物忌才殃及善鳴者耶譬
之良玉在璞工人琢礪成器玲瓏瑩澈美則美
矣其如易裂何哉曩使爾淳朴如昔以尋常目
之安知其不常在也爾以朴生以慧死是誰之
過與婦人無非無儀不當侈述其行而有言不
酬又不忍其甘與草木同朽也十月望葬與郡
城西北故兆焉依作壙記

東山房集序

卷五十一

開州處士王槐泉暨配許氏孺人墓誌銘

開州鄉進士王君時正素聞其賢未之面也余
門人侯生汀嘗述其居家孝友事竊重之今年
秋九月侯生至復道王君外艱哀毀迷性竊復
憐之且持英山尹張君岱所具乃翁妣槐泉公
許孺人行狀懇余爲誌余惟前人聞隣有執喪
過哀者爲之投筋况王君風壤密邇且素稱賢

者又何辭焉按來狀公諱世美字君器別號槐
泉家世本山西洪洞人其居開者以寬爲曾祖
寬生興興生玄暨和玄淳謹仁厚信而好義有
隱德焉配劉氏生子四長即公仲進義季質玄
早卒劉孀居四十餘載撫四子成立鄉里鄭重
其行時無達者薦之監司竟未表也公事劉最
孝訓迪三弟友義兼至且急人之難不恡所藏
性復質直不欲脂韋於世生平無一誑人語里
有不直者咸就之其嚴毅足以服衆有彥方之

李氏山房集信

卷四十一

風焉嘉靖初劇盜王唐延掠至境鄉人襲其後
有獲衆欲磔之公曰流民被虜皆良百姓也當
徐訊其里居勿令玉石俱焚也都釋去後多造
門謝公有再造之恩尤善教子擇師故時正得
中順天乙卯鄉科郡例中新科者有司令鄉民
揭彩張樂集錢帛爲賀公悉辭之曰即此越分
何敢勤諸父老滋多事耶年既艾清律爽潔如
少壯時雖衣履至敝猶斬斬鮮新也隆慶辛未
十二月二十八日偶患足疽不起配許氏浚之

女勤儉慈惠事劉獨鍾愛之處妯娌和而有體
同居數十載竟無間言教子婦不事姑息雖臧
獲僕奴必撫其寒暄疾苦置之得所故卒之日
人人爲慟蓋先公十六年丙辰十月二十有一
日也距公生於某年月日享年七十有九孺人
生於某年月日享年五十有三子二長時中娶
某氏次即時正女一適某孫男二桐源聘某權
源尚幼孫女五長適某次適某次適某次許聘
某茲卜郡北黃濱村新兆既營壬申十月十有
七日合葬云銘曰澶之水洋洋兮玉孫至止其
肇祥兮今子慈孫將翔將翔兮其源既繁其流
長兮

李氏山房集信

卷四十二

明定州學正鹿野呂公暨配宋氏合葬墓

誌銘

呂李三族悉自楚來世相連姻依倚百五十年
於茲余童稚時已托岩野公爲知己故得與鹿
野公同學舍甚相歡也今既歿得門人齊魯所
爲狀慟勒之銘情見乎辭矣謹按公諱調梅字

和卿號鹿野湖廣武昌府嘉魚縣人永樂初本
楚府護衛軍籍後徙置濞陽備禦千戶所遂世
守焉公父端號竹溪中正德庚午鄉薦任遷安
縣尹有聲母范氏生四子長調陽次調羨號岩
野登己丑進士歷泰和曲周二縣尹官至兵部
職方司主事以恩例贈竹溪翁如其官范氏
爲安人云次調彝號邵野廩膳生員俱早卒次
即公倜儻有氣節尤篤於問學屢試東省不第
後領嘉靖三十六年歲貢初任廣平府學訓導

李氏山房集信

四十三名

擢定州學正四十二年府治大水城垣傾圮殆
盡柳太府趨公巡視隄防公晝夜不遑寢食者
旬月郡中安堵雖婦人小子皆知其爲呂公之
力也由此聲譽藉甚李撫院丘按院委之署曲
周鷄澤廣平三縣其在曲周克脩伊兄岩野君
遺政在鷄澤值大水之後民多流散公浚築城
隍稍稍安集方脩城時掘得銅錢一窖衆請私
之公即白府半入之庫半給之在工者一文不
取焉其縣六年糧草不完幾七千餘金公至三

月多方撫催稱最於他縣民亦不苦也在廣平俱有令績魏撫院馮鹽院胥旌之既擢定州真定陳太府素諳其人復委之署平山新河饒陽安平四縣境濱畿甸號爲難治公以嚴毅乘之士民帖服張撫院徐學院董按院顏關院深器其才旌之至四少暇詣郡庠教張九疇杜繼孝劉格諸生課習經傳咸中科名又其本職也比時有教官賢能陞授有司之例其監司具擬疏名薦之公乃偶中痰疾手足不遂本府固留在

任調理不聽竟致仕歸公相貌魁吾有蘊必吐頗重然諾輕財好施故郡中稱才辯機警者必曰呂氏昆季云岩野公尤鍾愛二弟即遊宦所藏金幣出示曰任爾自取鹿野公未舉子時卜妾厚爲之助邵野公亦未子亦出數金助鹿野公曰吾老矣弟有子即吾子也邵野公竟有子名希恭後希恭之娶岩野公子希武之喪公亦大有力焉既歸田痰病少蘇有公會及婚喪大事必匍匐赴之每宴必醉嘻嘻若不知其爲病

人至隆慶壬申冬十一月廿五日前疾大作至
晦日不揀計公生於正德丁卯正月十七日迄
今享年六十有六配宋氏壽官繼先之女慧慈
貞淑雅有婦道先公十六年卒享年四十有八
銘曰拯民之瘼毓國之秀諸邑請代志亦少售
一病遄歸亦孔之厚陟彼高堂詎云小構豈無
兄弟惟爾之壽厝彼樂土永綏爾後

太學生晴田許君墓誌銘

君姓許氏諱玘字溫如晴田其別號也爲余後

李氏山房集信

名四十五

宜人從兄余素重其敦信少文有長者風既沒
乃嗣元持桑明府子遂所次行狀造余徵銘余
惟事親以實不以文君既少文乃今欲文之耶
余尚記童時見君大父松軒公豐頤大穎貌相
魁梧常荷重簷甕笠乘青騾蒼頭袁氏者步其
後往來田邑間行者讓坐者起城市駟僮交織
之地鱗次百餘舍歲收直不啻千百田延阡陌
積穀如山峙然且食無兼味而一裘一葛泊然
如寒素者流後余詣其里居見諸子若孫飛樓

廣厦蔀斗栖雲麗姬走馬盈庭列廐游食戲枝
之徒日萃其門獨君父復齋公瓦屋土階僅容
飯牛鷄棲豚牧縱橫其上下大父型範尚存既
余為壻數過其家又見其飛樓夾而為墟廣厦
樹之他姓獨復齋公之瓦屋土階猶夫昨也復
齋以鄉貢尹乘極縣未幾歸田享年八十將終
諭君曰吾無所遺汝遺汝遺汝忠厚爾勿如大父諸
子若孫為他人嗤也君動遵遺訓恪守田廬家
事屬之袁氏老僕袁氏事主三世諸無一失而

李氏山房集信

卷七

君無改信用真克家子也君天性儉素言巽而
不阿行獨而不徼與衆人處不立崖岸淡而有
情久之益親御淫比輩不惡而嚴事後母李氏
以孝聞宗主吳霽寰嘗表其德行爲儒學第一
某年亦以廩膳生貢於鄉鄉例郡守徵里甲粟
百餘石爲賀君力辭不受初君爲尚書舜澤蘇
公之壻名士多候公門君非召不往閱大族
之女習於富貴降從清約刑于之化也人或比
之梁伯鸞云後失偶以有子不娶復齋公爲強

娶倪氏亦不欲以繼室名重結髮也既遊太學
登選目還鄉居耕讀自娛又不欲載贄謁郡侯
郡侯啣之以齊民編徭坐之庫役百需責辦二
歲間喪其資萬餘金大父所遺殆盡矣君貌寢
形羸力不勝勞竟以嗽終未及授一職君子惜
之不諱之日有客乘車過南郊見君騎白馬趨
行客俛首車中避之及入城聞計音大驚又里
童忽顛見君呼童曰我携吉叅議去矣時開州
吉雲溪少叅亦以其日卒君忠信薦敬可通神

李氏房集信

名大

明或冥司別有銓受未可知也據君生正德乙
亥九月初三日終於其年月日僅五十有九歲
耳世系本河南睢州人國初名克佐者遷濮之
孫汪集居六世松軒公諱衛字自威復齋公名
詠字樂之子姓蕃衍科目如勉如玠每不乏人
故郡中縉紳連姻婦好而孝子節婦類出其族
君從弟玷爲巡檢客死贛州其妻邢氏數千里
扶襯而歸年纔二十有四無子孀居今近六旬
冰霜介節君供養如同產弟婦終始不替郡守

屢行獎勸待以節婦名又誰之力與配蘇氏先
君卒懿行見尚書公撰文茲卜葬某年月日歸
從祖兆云銘曰書不云乎罔知稼穡之艱難乃
逸乃諺惟君克勸舊物不忘殷鑒文勝則流絃
急則斷信斯言也永為世範

故太常寺少卿雲樵張公暨配馮宜人合

葬墓志銘

雲樵公余大姑子也有兄弟之親馬少與余及
憲副龔鴻洲同學舍為莫逆之交後三人相繼

李氏山房集信

卷五九

登進士第里人目為三雋鴻洲卒公誌其事今
年公不憚余造視湯藥不救慟哭失聲及葬乃
弟登名登先輩持狀懇銘余敢以不文辭乎謹
按狀公姓張氏諱登高字子升初號為山後歸
田山居人稱為雲樵居士本湖廣漢陽人國初
以戎籍移置山東之東昌衛景泰中備禦濮州
遂世其家八葉於茲矣高祖林曾祖旺祖銳俱
有隱德富而好施每延師儒教子弟不吝資費
故公父尚文野逸公通方博雅為時名儒以公

貴馳贈尚寶司卿母李氏即余姑也勤儉莊潔老而不替封太宜人公兄第五人公居長次即登名儒官次登先生員次登岸登仕初野逸公少時家事中衰甘守儒素後公諸兄弟淳然成葉藉公之力居多公敦義履信孝友出目天性刻力問學每夜誦漏至三下以曾牖置几案邊斑如有痕未覺也嘗著讀詩類考後學多宗之嘉靖丁酉領鄉書辛丑登沈坤榜進士初授推蘇州府低任大中丞王南岷公作守見公器宇

魁梧指措截然有條甚雅重之時吳江尹朱南川與邑庠師生有言不相下南岷屬公曰此殊難處非公不能了也頃悉分置得宜衆皆服之御事尚簡易理刑以仁恕爲本太倉有海寇交通土民不時起伏爲患縣官不能制請之府公至榜示安集玉石有辨不刑一人而庶衆安堵吳人號爲長者且重其謀猷非一郡才也監司交薦十有三次尋擢廣西道監察御史余方以久困不第先大夫強之謁選圖授一職乃同載

如京師公見先大夫於旅舍止之曰吾第非如
而官也余力勉之得有今日敢忘大德哉公按
順天四府境內多武弁宦寺之家恩撓民間田
宅莫敢愬公發奸鋤強有犯者不貸毫髮諸豪
遠避人比之張綱云涿州民有訟其守王得良
於錦衣衛者窘守甚急守訴之公公厲聲曰本
朝令甲錦衣衛不得出百里外捕攝即有不法
御史所按何事是無朝廷法也一百姓且不可
况五品之民牧乎時都督陸炳掌衛事權傾中

陶李氏山房集信

卷五十一

外薦紳憚之公乃具奏詣

左順門投中官中

官曰君不知都督乎胡自苦也忽有鵠鷗向公
首大叫無狀公亦知其不利而業已就事歎曰
即萬死存朝廷法也陸亦跡公與得良同省有
私鄉里之辨遂坐廷杖往事陸監刑立 午門
側行杖者視陸眉睫爲杖輕重陸素知公但畏
法爲自脫計稍覺悔之以故杖得不死落職還
籍昇行至涿涿民遮道泣下余適以使事還自
金陵間道趨涿視藥餌調攝數日得安乃別去

既歸與里閭布衣之交言笑終日不復道前事
家塾訓迪子姓省墓之外無他適焉後余以刑
部郎尚符璽嘗與陸周旋間言及公事陸亦引
咎無他腸東省兩臺累疏薦之知公必起隆慶
改元 詔徵言官被譴者公起家復授京畿道
御史例轉九卿佐貳以前廷杖足疾趨朝不便
乞補南京尚寶司卿尋致仕南戶科給事中駱
問禮爲上書不平晉加太常寺少卿公嘗曰前
落職時官不能封及所生每恨之今夙願既償

李氏山房集信

卷三

陳力復竭又何望哉乃流觀老氏之書求所以
長生久視之道方孜孜未艾也無何長嗣仲彥
早亡哀悼不已久之疾作竟至不起公朴素恬
退居常布衣麤飯終日危坐口不道人是非客
有言及之者輒避去作善不使人知好賢如不
出口其有懷必吐不欲脂膏以圖巧宦略與余
同人謂甥舅一脉所遺其然乎嗟嗟年近桑榆
故舊無幾天不憖遺一老爲存者恤嗚呼傷哉

距公生於年月日卒於年月日享年六十有八

配馮氏前御史昱之孫女侍公巾櫛二十餘年
性強毅多機警克勤相道先公於嘉靖某年卒
贈宜人銘曰立人之道曰忠與孝朝有諫書家
累封誥年近古稀子孫克肖怡怡兄弟如松斯
茂名載國史奕世熠燿胥及淑媛後先同兆營
魄妥安永綏吉劭

瀘州通運使瀘南孫公墓志銘

代作

某與立亭孫中丞同薦鄉書再舉同科進士茲
復同任保釐之責雖分畿甸東土而趙魏鄒魯

李氏山房集信

卷五三

之墟比閭相望故郵筒朝發而夕可至足相訊
也頃得保定臺中紹介至報乃祖瀘南公逝久
欲藉雄文爲志以光泉壤因出乃翁寶坻君所
次狀見示余豈其人哉顧中丞之有祖喪亦異
姓兄弟之憂也夫復何辭按孫氏先系不可考
記富平所家以高祖有義始有義生志行志行
生慶慶生三子長瑤次瓊次璿瓊字廷器即瀘
南公寶坻君父也蓋五世於茲矣公性方正嚴
毅居家尚勤儉不喜紛華勢利樂道人善見不

善不少怨竟日寡言笑故俗里之士鮮不敬憚而趨避之事大父最孝家務無巨細必請命而後行錙銖必獻終身無私藏處兄弟篤愛即田宅屋廬聽其自擇了無難色元瑄以義官坐事公方任延州掾事趨力解之邑人稱其孝友云筮仕授萬全衛草場大使故事有串子錢一切革杜再遷四川瀘州通運所彼鄰縣水夫應募者多為土人私索若直而縱之去又數利誘所官反受其制公白諸所轄監司懲誠之賓旅稱

快馬瀘州佳山水公樂遊不倦故自號瀘南居士蓋不知其為官所也既歸田立家塾訓迪子姓勿稽拜掃勿抗尊長勿遲公輸垂二十年族人無敢有干禮法至公室者寶坻君既解縣綬囊無積羨居家窘甚事瀘南公衣饌多從節省寶坻君不安公慰之曰此古人所謂好消息也無何中丞舉嘉靖丙辰進士累官都御史撫巡保定矣配宋氏溫恭簡默善處內外親屬隨侍公以掾事如京師寶坻君方在襁褓時滹沱水

漲渡間騎驚母子俱墜河中寶坻君以母衣裹
護得不傷而宋緣此構疾後病革瀘南公請訣
乃言曰吾嘗慕李叅議孫女之賢必善事吾子
也務婚李氏女莫撻沒娘兒死不恨矣寶坻君
得有今日而克開厥後者宋之力也語云有明
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故有瀘南公不
厭寶坻之貧必有中丞君卓異之貴天之報孫
氏豈其微哉距公生於成化年月日卒於嘉靖
年月日享年七十有八公治命停柩十有八年
茲以萬曆三年九月十有三日卜吉封墓地山
之陽若有待于中丞君襄乃事者孝子順孫兩
得之矣銘曰終南之山鬱何蒼蒼兮三原之水
其流湯湯兮藍田所鍾瓌玉琳瑯兮篤生碩德
含坤之章兮相彼樂土永厝爾藏兮熊軾攸止
奕世有光兮



